中華民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THE JOURNAL OF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第二卷第十期

少年中國學會出版

民國十年四月十五日發行

上海亞東圖書館

法蘭西哲學思潮

李璜

這篇文字，并不是要將法蘭西哲學的全體和所有哲家的思想一一介紹於讀者，是有意勉力將法蘭西哲學思想的特徵和他的淵源略說一說，或者對於有意研究法蘭西哲學的讀者不毫無益。再如能參看拙譯的法蘭西哲學史略，(柏爾格森著)或者容易尋出一個下手研究的途徑了。

現在且說這個思潮的潮字：這并不是掀天而降的錢塘潮，也不是茫無涘涯的海洋潮。有人看過兩江水交流的所在，一江水是綠的，一江水是暗的，兩江水一交流，起初還各分一邊，向前流去，愈流愈混，便分不開來，到末了，這兩江水另外混成一種灰碧色。一國的學術思潮便好像這樣，有他的來源的本色，有他的并流的合色。我們若能夠用分析的眼光，從他的合流裏追尋出他的來源的本色，再從來源隨着看出他的并流的所在，我們或者可思過半矣。

法蘭西哲學思想的特徵——來源的本色——就是明澈(clarté) 兩個字。能明澈的譚道理，這一個能力并不是世界上只有法蘭西哲學界才具得有。不過由他們本來的傾向，從來好去尋明澈的意思，(idées claires 并且連絡這些明澈的意思，也務求明澈的關係。(rapports clairs) 我們一眼看去便可以見得雖然法蘭西哲家好譚事物的究竟，却一點不在事物的究竟處下預定的斷案，必定要等思想的理解到了何種程度，并且這種理解要合於規律，然後才承認這種知識。所以法蘭西哲學重數學的邏輯方法。他那思想界第一個人物笛卡爾特 (Descartes) 就是發明解析幾何的人。笛卡爾特所以開始用這種數學演繹方法的意思是要使完全以聰明為作用的直覺容易感受眞理。因為聰明去感受眞理的時候，只是用最純潔的眼光去看，并不是有特別的意義或想像。要這最純潔的眼光看得見，除非簡單，但是這種簡單多半是含在複雜的全體裏面，所以要這聰明的直覺明確的達到眞理，非從複雜裏抽出這種簡單不可。這種簡單就是笛卡爾特所謂的絕對 (absolus) 或簡單的自然。(natures simples) 這個絕對既是簡單，當然本身明澈。(Claires en elles mêmes) 這明澈的意思便好像一根鐵棘的

起端，直覺不能一眼看完這根鐵鍊的全體，先從這起端着眼一環一環看去，可以得着這環環相連的明澈關係。笛卡爾特的方法論 Théories de la méthode) 說：『用秩序引我的思想，從最簡單最易懂的事物上下手，一直慢慢的有次第的升到最複雜的知識。』他這個說法，就是上面所說數學演繹方法的意思，並且就是法蘭西哲學思想所以明澈的原因。

但是假如法蘭西哲學的明澈只是靠着數學的分析，不久又要走入黑暗的境界。因為過於分析，便忘却了事物的關係的不可分的地方，以至於把所有事物的組織看成一種人工機械的結果。所以笛卡爾特說：『幾何方法不算是完全的，人的思想本身是超過幾何用幾何精神 (esprit de géométrie) 雖然解得着一大部份的光明，但是思想要從事物全體上着眼，才不致陷入空虛。』因此繼笛卡爾特而起的巴斯加爾 (Pascal) 便大大的主張靈敏的精神 (esprit definesse) 這種精神的作用是為連合外形矛盾的許多原理，用來扣合真實，是為從全體去感覺馳出抽象理解力之外的秩序，是為決定到那一點該當用演繹的邏輯，到那一點便該當停止不用。巴斯加爾曾說：

『在靈敏的精神裏面，這些原理都是日常公用的道理，都在衆人眼面前，只是掉過頭來，便可看見，不必去用很大力量。第一個問題就是要好眼光，因為這些原理都很細微，並且繁複，以至於不能不逃脫人的眼光。一個原理逃脫了，便要引出錯誤。所以該當用最明亮的眼光去看所有的原理，然後用最準的精神去考察這已經認識的原理，勉得理會錯誤了。

若是所有的幾何家都有這樣好眼光，當然他會敏細，因為他既然把事物公理認清楚，當然不會誤解。若是所有的細心人都能夠屈他們的眼光去相近與他不習慣的幾何的原理，當然便備具了幾何的長處。

但是所有習慣用感覺來判斷的多不懂得理解判斷的事物，因為他習慣凡事都願意一眼看透，不願意去尋原理。習慣用理解判斷的人又恰恰相反，他事事都要用原理來判斷，完全不懂得情感的事物，只是尋原理，不去用眼光。』

巴斯加爾這一段話却是從來科學界和哲學界共有的毛病：偏重理解的容易陷入空虛，偏重感覺的容易陷入誤會。法蘭西

哲學界開始的兩個人物便能互相發明互相調劑，從幾何的精神加入靈敏的精神去求達到明澈的界域。所以後起的法蘭西哲家，或是從事物方面 (réalité) 去到玄想 (métaphysique) 或是從玄想來在事物方面取徵驗，都以笛卡爾特巴斯加爾兩人的說法爲圭臬，以明澈二字爲標點。所以明澈這個德性，便可算法蘭西哲學思潮的特徵。

二

講法蘭西哲學，本應該便從笛卡爾特說起，因爲他跳出前人窠臼，特別豎起法蘭西哲學的精神。不過中世紀是哲學思潮四布的起點，又是自然科學發端的時候，所以我們也應該略說一說這個時候的法蘭西哲學。

中世紀本來是宗教的時代，到後半期哲學界才動手爭論根本問題，(universaux) 就是所謂主要的思想 (idées générales) 如像空間時間人神這些問題。當時分三派：

(一)唯實論 (réalisme) 他相信絕對的眞理，眞理是存在的，並且是一定的。這一派法蘭西的代表哲家要算是威廉長博，(Guillaume de Champeaux)他生在十一世紀之末，算是經院派 (scolastique) 哲學的一個創始人。唯實論定大小美惡等抽象意思都有他的精神的存在和實體的存在，狠與柏那圖的意思相近。柏那圖曾說：『普遍的才算眞實的，特別的只有眞實的外形。』唯實論說：『特別的人不存在，普遍的人才存在，特別的人只有存在的外形。』這好像現代一派羣學家的話，社會是獨立於其分子而存在，社會有他本身存在的公律，就是說人是爲社會而存在，不是社會因人而存在，所以人該當服從社會。

(二)唯名論 (nominalisme) 他以爲各種事物的存在都是些名稱，是些字眼，是些說法，其實并無所謂定論，也無所謂眞理。這一派法蘭西的代表哲家要算羅斯南，(Roscelin) 他也是一個十一世紀經院派的哲學者。唯名論大體是他創的。唯名論以爲大小美惡這些抽象意思，都只有名無實，因爲我們看見許多大東西小東西，我們便有了大小的概念，大小的名稱，其實存在的只有東西，沒有大小。推到人這個名稱也是一樣，我們看見許多人類，便用這個人字來代表。我們對於人類的意思，其實並無所謂人的存在。唯名論這個結論，又與唯實論結論相近，所以後來人說唯名論與唯實論只是些字義的爭辯。

(三)理會論，(conceptionisme) 他不相信普遍就是眞理他以爲眞理并不存在，只是人的精神的理會力。這派法蘭西的代表哲家要算亞白那爾，(Abelard) 他是十一世紀法蘭西有名的神學家，藝術家又算是法蘭西經院派的首創人。前兩派的威廉長博羅斯南都是亞白那爾的老師，但是他既不承認第一個老師的唯實論又不承認第二個老師的唯名論。他說：『精神存在是超過個人，因爲精神能夠往來在許多個人中間，從我傳說與我的聽者，又從我的聽者說給與我的這種普通意思是不會變的，這就是我與聽者都有人的精神的理會力。宗教便是許多宗教家的理會力的公有的存在。』

以上三派，不過依着當時派別，表明法蘭西經院派哲學的大概。其實這三派思想與法蘭西近代哲學思想沒有甚麼關係。——狠少的關係——這些人物也不能算法蘭西哲學界特別的人物。不過在中世紀巴黎大學便產生了，當時的巴黎大學叫做(Univertas collegi's, 是英意西班牙的學者所組織的學會同法蘭西當時的中學校組合成功的。英國同時也有一樣的組織，就是牛津大學。當時巴黎大學主張亞里士多德學派，牛津大學主張柏那圖學派。兩派的戰爭狠烈。畢竟亞里士多德學派戰勝，巴黎大學便成全歐學術的中心。法蘭西的哲學思想愈盛，所以便醞釀在十六紀世產生第一個凌蓋法蘭西思想界的大哲家笛卡爾特。

但是在笛卡爾特以前，還有兩個哲家：一個是拉白列(Rabelais 1500-1553) 一個是謀德尼(Montaigne 1533-1592) 他們兩人都輕理性，(raison impuissante) 重自然，所以當時便叫他們爲自然派。(Naturalistes) 後來盧梭便從這裏出來，因爲謀德尼，便有爲其所欲 (fais ce que tu voudras) 的話。並且他們兩人都是懷疑派，謀德尼的全體著作無非是一個問號。他說：『我知道甚麼？』(Que sais-je?) 這個思想却與笛卡爾特大有關係。

三

爾賴笛卡爾特(René Descartes) 生於1596，在法蘭西都爾來命省拉海村中。(La Haye de Touraine) 本教會學校學生，并且狠忠於教義。他在二十三歲1613的時候，那年十一月十日晚上，一個人關在一間小屋子裏看見火爐的火，忽然對於自己

信仰有了絕大的覺悟。(笛卡爾特稱他這一晚爲神怪之夜)從此他拋棄一切信仰，成爲完全的懷疑派，自家去尋着想的地方和下手的方法，因此發明解析幾何，作方法論和指揮精神的規則(Règles pour direction de l'esprit)諸書。他既得着思想的方法，以爲思想要實驗，所以游歷全歐，到處觀察。回到本國，又作世界論，(Traité du monde)哲學大綱，(Principes de philosophie)和嗜慾論 (Traité des passions)等名著。死於1650年，年五十四歲。

現在譚笛卡爾特的哲學，我們把他分作三段說，先說他着想的地方，次說他下手的方法，然後再說他的哲理：

笛卡爾特既然一切懷疑，他着想的起點又在那裏呢？他說：『我暫時一點東西也不相信，別人所教我的東西都一并放在計較之外，一切都疑。但是有一點地方我不能疑，「就是我不能疑我是在疑。」(je ne puis pas douter que je doute) 若果我在疑，我當然要想，如果我想，我當然在。』si je doute, je pense,—et si je pense, je suis) 我在，(je suis) 這就是第一個保證。這個保證并不是理解力表示出來的，完全是精神的視察，直覺

的感應笛卡爾特由這直覺得着第一個眞實的存在，就是「思想的我。」(mon existance comme être pensant) 既認定有這思想的我爲第一眞實的存在，所以笛卡爾特便不承認從前一切科學或哲學高壓與理論的道理，因爲這中間沒有第一眞實的思想的我的存在。

但是笛卡爾特又怎樣下手呢？他首先宣布：『除却當然的明瞭一概不認爲眞的表現。』(n'accepter comme vrai que ce qui est évident) ——這句話便是使法蘭西哲學脫去前代一切羈絆的束縛，發端近代所有明澈的特徵，所以笛卡爾特要算法蘭西哲學界的始祖。——他既用這當然的明瞭來作眞實的證據，但是怎麼樣的意思才算當然的明瞭？又怎麼樣我們才認識他呢？必不是這一眼看去，便可以得着這當然的明瞭，一眼看出的明瞭，必定常常有錯誤。因爲未用分析的明瞭常常會欺人的：古代哲學家有許多錯了的學說，他自己看去，都覺得有當然明瞭的道理，何以這種錯了的學說在他們精神裏呈現這種當然明瞭的眞實呢？這因爲是判斷(jugement)的過錯：判斷不是常常隨着人的知識，是常常隨着人的志願；——自由的志願—

」志願常常在沒有十分看清楚的時候便贊成判斷起來，或者有時既然看不十分清楚的時候便完全不贊成判斷。所以笛卡爾特勸人對於一件事情沒有十分明白看出來的時候切要禁止去下判斷，這樣當然不會走錯了路。當我們用一副最清醒的腦經去對於一種要如何做的事情用思想，并且這種事情在我們腦經裏自身覺得沒有受外力——勢力遺說或個利等——壓迫去一定要如何想，在這時候，我們便在這當然明瞭的面前了。但是這當然明瞭不是便一眼看得穿的，要用秩序的看法才會領悟，換言之就是用思想去領晤眞理要有次第。因此笛卡爾特才發明解析幾何，用他來繩我們無秩序的思想，教我們不要動輒一概而論，對於字面不要太滿足了，逐字逐句都要去搜求他的定義，我們的意思然後才得滿足。

笛卡爾特譚上帝的存在，還是由他思想的我的存在推定的。他的意思：『我雖然存在，但是我現刻的存在是不是從前存在的結果？一點不能證實。我現刻的存在是不是以後存在的原因？也一點不能知道。但是世界長存，原因永續，就該當有一個永久不滅的存在。』并且他的意思：『我們時常錯誤，我們是不完全的，但我們思想中又時常有個完全意思的存在。(être parfait)那嗎，這個完全意思當然是存在的。』

笛卡爾特由思想的我的存在而信完全意思的上帝的存在。我之外既然相信有物的存在，因此相信宇宙的存在。他的宇宙觀主張二元論。(dualisme)他說：『實質是有空間的東西，精神是沒有空間的東西，實質所以會活動是因爲有原動力的靈魂。這靈魂就是沒有空間的精神，他與物體連合并影響物體。要問他們何以會連合，這是不能解答，但是曉得他們倆連合得狠密切并且緊要：物體受苦精神便虧，精神受虧物體便苦，我們就可以證實了。靈魂對於物體不是時時創造些活動，是時時指揮活動該當向何方面。靈魂既然是無形的，不能說他死或不死，散或不散，并且靈魂是絕對自由，可以爲善，或可以爲惡。這個自由從何見得？第一從我們最深的情感上見得，第二從我的存在可以直接認識得。因爲假如沒有這種自由，一切情感都不會生，意識便不能活動，那嗎，笛卡爾特的根於思想的眞我(moi vrai)都不能成立。所以他說：『人不只是聰明的，還是自由的。人所以覺得他有自己，就是覺得這個自由。并且要這自由意志，才能看見必

然的真實才不會錯誤』這可見笛卡爾特對於宇宙哲學是主張機理說(philosophie mécanique) 對於人生哲學是主張自由主宰(libre arbitre)是主張情志說 (philosophie de la volonté)

笛卡爾特既決定甚麼事都懷疑起來,他說:『但是在懷疑期間我還是要生活。因此他擬出他的一種暫行道德(moral pour drovisoire) 暫行道德的條件是:(一)暫從本地的法律習慣和信仰,但採擇對於自己意思最感覺的來實行。 (opinions les plus sensées)(二)對於自己認定爲較確當的行爲,決守專一勵行的態度。(三)勉力自克較勝於事運克我,勉力自革較勝於外界秩序之革我。 (tacher de me vaincre plus que la fortune et changer mes désirs plus que l'ordre du monde)

上面就是笛卡爾特的思想的大概。這裏不能把他說得太詳引起讀者厭倦。不過他的思想是法蘭西哲學的一股源頭活水,在後來法蘭西哲學許多派別裏沒有一派不受他的灌輸,研究法蘭西哲學自然該當特別注意。(方法論 discours de la méthode) 一書尤不可不讀) 十七世紀王港一派的學者 (Port-royal 王港係譯義,爲十七世紀巴黎附近修道院名稱,係老人退修的所在,十七世紀許多大學者都講學其中。) 如巴斯加爾,馬爾卜朗失(Malebranche)博雪 (Bossuet) 亞爾羅德 (Arnauld) 等都是發揮笛卡爾特的思想。近世的意象派(idealisme)和唯心派 (spiritualisme) 哲學也特別與笛卡爾特有淵源,因爲他着手第一個真實的自我存在全是認思想的直覺爲存在,(intuition de la pensée comme existance) 並且他的當然的明瞭全是用直覺的認識,算是近世講直覺的哲學的導師。他既相信這當然的明瞭的存在,又以爲這當然的明瞭不是輕於用隨意的判斷可以得着的,這個意思又是近世實驗哲學(positivisme) 的先覺。我們在下面敍述中便可以一一看得出來。

四

十七世紀王港一派的學者既善發揮笛卡爾特的哲理,又能增益新說,大大的擴張後來法蘭西哲學思路的哲家,要推巴斯加爾和馬爾卜朗失兩人。

不過要說他們兩人便算笛卡爾特學說的嫡派這却不能:因爲法蘭西的哲學者本他天性的造作習慣自家立說,往往不顧

意插入前人學派中并且自己也不願意嚴定範圍特立一派，終身進取不惜先後衝突有時雖然採取前人或同時人的學說，但是他絕不肯完全犧牲在這前人或同時人的學說精神裏面。所以巴斯加爾和馬爾卜朗失二人雖然宗笛卡爾特，但是前一個特別有他靈敏精神的說法，重實驗察人性，調和理論與事實。後一個更有他的萬有之源的說法。

柏來斯巴斯加爾（Blaise Pascal）生於1623年。好學深思，天性長於發明。十六歲卽發明算數機，二十三歲發明代數上的曲線式算法，近世機械學便全靠這個方法的發明。又精物理，性情敏捷，事事留心。巴斯加爾未成哲家以前，已經以數理學家著名。當時宗教威嚴尙在，巴斯加爾年少穎悟，不能像笛卡爾特馬爾卜朗失立論含蓄，因此多觸犯宗教家忌諱，所遭的境遇很苦，死於1662年，年才三十九歲。

巴斯加爾本有謀德尼的『我曉得甚麼？』的憫世觀念。他說：『一個人生來便有（一）偏見（idée pipée）（二）幻想（imagination）（三）習俗（coutume）（四）驕傲（vanité）（五）傳說，（avertissement）等等把他包圍着，所以可憂。』他看見笛卡爾特說『良知是天地間最分得均勻的東西』（le bon sens est la chose du monde la mieux partagée）又看見笛卡爾特破除一切只用思想的我的存在爲立說起點，因此對於思想上便大有覺悟，所以他說：『人好似蘆草一樣的柔弱。（L'homme est un roseau）但是這蘆草一樣柔弱的人會用思想。』（mais un roseau pensant）巴斯加爾與笛卡爾特二人思想的發源便有這樣的相同處。

意大利物理學家多爾里塞里（Torricelli）在當時忽然發明眞空（vide reel）的道理，巴斯加爾在本國便立論贊成。這個道理與宗教學說相反抗，一時的教士都起來同他辨論。他總是合他們辨不清楚，因此他費去許多工夫，做出種種實驗，得着了一個教訓：知道人的思想全靠理解是不夠的，必要加以實驗，全靠幾何的精神，不完全的，必定要加以靈敏的精神，所以他從笛卡爾特的玄想學說更進一步，并重經驗。在笛卡爾特，自然也是好奇心引起研究，但他總守冷靜的態度去闖通有秩序的路，漸漸的發明道理，毫不亂馳。巴斯加爾便不然，他的好奇心完全溢出他的方法精神以外，他的眞理的探討完全成了一種嗜好，因

為他既然放眼到自然界，覺得處處是問題。所以雖然帶着笛卡爾特的思想，却是道路走得狠遠。近今哲學者德爾博斯 (Delbos) 說：『巴斯加爾不是一個發明學說的哲家，是一個一生帶着悲鳴去不斷的探討的人。』有人說：『巴斯加爾沒有成系統的哲學，』但是巴斯加爾曾說：『成系統的哲學值不得一點鐘的工夫。』

然而巴斯加爾的思想還是一貫的。他是主張情感，(sensibilité)換言之就是主張伴着愛情的直覺。(intuition avec amour)所以他說：『我們認識眞理不單由理解，并且由心靈。』他的方法論重靈敏的精神。他的人生觀重意志與情感的調和。(rapprochement constant entre la volonté et le sentiment)他的宇宙觀近於唯心論。(他不管上帝與其他存在不存在但問心裏覺得不覺得) 都是根着他情感與心靈的主張來的。他有句名言是：『人心自有理解，理解不識人心。』(la coeur a ses raisons les raisons ne le connaissent pas) 有巴斯加爾，法蘭西十八世紀的純理派才不致獨占勢力，福祿特爾 (Voltaire) 低德俄(Diderot) 後才有盧梭(Rousseau)出來，起法蘭西情感的特性的精神。

巴斯加爾取笛卡爾特良知的學說又加以情感的主張，便引起後來十九世紀盧梭的自然學派，也就好像馬爾卜朗失取笛卡爾特的心物二元論加以[illegible]盡創造的意思，便引起後來十九世紀邁侖德比朗(Maine de Biran) 的玄想哲學。

五

尼古那[illegible]，爾卜朗失(Nicolas Malebranche 1638–1715)本係教士，善演說，長於譚理。在十七世紀與德意志的黎卜里赤 (Leibniz) 荷蘭的師冰羅索(Spinoza)并稱，當時人稱他做法蘭西的柏那圖。馬爾卜朗失的眞理的尋求 (La Recherche de la Verité) 一書甚有名。讀他那本書的第二卷第五章中間的一段，我們便可以知道他的思想的出發點：『信仰這個東西是遺傳令我們知道的，是理性不能解釋的，…所以照神學上講起來，我們該當愛上古，因為我們該當愛眞理，眞理便在上古的原故。既然得着上古的眞理，以後的便不該當視有奇異，所有奇異，便當停止。但是這個道理在哲學上論起來，便大不是這樣：我們該當愛新理，因為我們該當愛眞理，眞理便在該當尋求的新理裏面。

所以該當時時向新理去驚奇以便尋求眞理。如果相信亞里士多德，柏那圖的道理爲眞理，可以說是一時的見解，因爲理性不許，理性是要我們判斷照例不及我們後人，前人的判斷又照例不及我們，既然我們生在亞里士多德柏那圖二千年以後，當然經驗比他們多所以他們的舊眞理當然不及我們的新眞理，或者可以說『我們的眞理是他們舊眞理上又加了新理的結果』在馬爾卜朗失這一段話裏前一節神學的說法是他們敎士的本色，後一節的意思便與巴斯加爾的用意相類。不過前後兩節的意思恰恰相反，可見這宗敎的絕對信仰與哲學的相對探討是不能相容的。馬爾卜朗失有意使敎理與哲理一貫，所以他才避去絕端信仰，取笛卡爾特的抽象信仰意思而加以特別說法。

我們現在該當知道馬爾卜朗失抽象信仰中的上帝是甚麽?他說：『上帝是創造的精神，但是在物體一類的創造的精神以上。上帝有物質上的改良，但是本身不是物質。上帝有精神上的創造。但是本身不是我們這樣的精神。他的眞正名稱就是所謂存在，(celui qui est)無束縛的存在(être sans ristriction)無盡和普遍的存在。』(être infini et universel)（見眞理尋求書中三卷九章）這樣看來馬爾卜朗失的上帝的意思便與其他敎士大不同了：第一他說上帝本身不是物質，當然不認上帝是有形有力，可以藉自然界來賞罰人的。第二他說上帝的精神不是我們這樣的，當然不承認人可以做神變鬼(anthropomorphisme）的說法。既把這些迷信都取消去了，馬爾卜朗失便本着他上面所定上帝所有的那幾個德性來定上帝獨爲萬有之源。(Dieu seul est cause)

先說明這萬有之源的意思：就是凡原因同結果中間精神瞥得見的一種『必然』的連接，并且這個『必然』的連接只是由結果到原因中間直接的關係，不是由原因的行爲而生，可以變動的。這個『必然』就用普遍無盡的性質來指引來支配萬有的活動。人雖然有知識有志願，也要受這萬有之源的指引，不然志願和知識都沒有個方向。所以馬爾卜朗失說：『無盡給我們的活動我們前進得更遠。』固然有時覺得我們自己『留意，』便能自己引起一種活動發現，可以說這『留意』便是我們知識的原因，但是馬爾卜朗失以爲這是機會的原因，(cause occasionelle）根本上還受一種普遍公律的影響，(cause

de la loi générale）這才是眞正原因。譬如一個鐵丸去撞第二個鐵丸，當然覺得第二個鐵丸的動是第一個鐵丸的動的原因。但是第一個鐵丸的動不是眞因，因爲他也是被動的，其中都是這『動本相傳』一個公律的普遍作用。鐵丸的彼此撞動，都是『必然』。第一個鐵丸無非本着這個『必然』的原因去撞動第二個，算是得着機會，所以可以說是機會的原因。

馬爾卜朗失這種萬有之源的玄想，頗與中國老子的哲學相似：老子也是打破天地不是人天人不同類的兩種迷信觀念，與馬爾卜朗失不謀而合。老子的『道』是法自然，也與馬爾卜朗失的本着普遍公律的上帝相似。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我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這不是與前面所引馬爾卜朗失眞理尋求三卷九章的話差不多；馬爾卜朗失也無以名他那抽象的上帝，也只好强名叫所謂存在，所謂萬有之源。老子對於他這『道』字加以許多形容詞，抽象的說，又具體的說，（如像恍兮惚兮無爲而無不爲等說法）都覺說不妥貼，馬爾卜朗失也是一樣的困難，他那玄想譚話錄上說：『譚上帝的意思用的字總不免失當，因爲抽象的去代表不必一定存在的東西的這種意思，不能太着像，我說無盡的存在的時候，全沒有究竟存在與否的觀念，我只好說我是懷想，（Concevoir）懷想就是如同看見，看見就可以說是存在。』（這一段引喻并不是想附會，是想把馬爾卜朗失的玄想說得明瞭一些。）

馬爾卜朗失的玄想既然與老子相類，所以他的人生哲學政治哲學等等都與老子所主張的差不多：馬爾卜朗失的道德學說是敬秩序愛秩序。他這秩序的意思是說：宇宙是個至大機體，他的活動是被安排於上帝，換言之就是被安排於上帝所本的這普遍公律；這就叫做秩序，（就是老子的天網天行）所以愛這秩序，敬這秩序，就算隨着無盡在向前去，就算得着這萬有之源。因此他便如同老子，也不贊成賞善罰惡，多欲好異他也贊成絕學無憂，成爲完全一個樂天派的玄想家。

六

十七世紀是哲學的建設時代，十八世紀是哲學的破壞時代。因爲被福祿特爾諸哲家極力攻擊宗教，說他是愚民政策防民手段。（福祿特爾說上帝是宗教政治家的警察兵）一時風從，

具體的上帝信仰固然站足不穩，卽抽象的信仰說法亦被攻擊。十七世紀的學者說理性不是人的理解力所能達到，十八世紀的學者說理性就是理解，(raison-raisonnement) 就是人的能分辨的明白意思。(les idées claires qui se distinguent) 思想的範圍因此大大擴張，所以便生出以下四種思潮：

(一)認識眞實的思想：(idée de la réalité de la connaissance) 迷信一流的前代學者當然以上帝爲絕對眞理的存在，不是迷信一流，亦認絕對眞理爲抽象的存在，如像笛卡爾特，馬爾卜朗失都是這樣設想。所以當時人知識都有個限度，巴斯加爾常嘆：『人生在無窮大與無窮小之間知識實在有限。』到十八世紀既打破上帝的信仰，當然不認天地間有絕對的眞理。因此各自擴張思路，在知識上去尋求眞理，卽所謂尋求相對的眞理。(vraie relative)

(二)自由開放的思想：(tolérance) 宗教信仰既破，他的條律與習慣便不能範圍人心與行事，因此良心爲眞理之唯一裁判者 (la conscience est seul anteur du vrai) 之說大倡，自由之義亦明，革命的思潮從此發端。

(三)唯物主義之發生：(matérialisme) 十七世紀末的哲家便多由有神論趨向自然主義，(natnralisme) 如所謂無盡存在 (être infini) 或最高存在，(être suprême) 皆指自然的意思，不過還是相對的說法。十八世紀低德俄百科全書一派學者（encyclopédistes) 出來說：自然界便是眞正的上帝，他有自動的能力。(la nature est un veritable Dieu et a un pouvoir autonome) 唯物主義便從此立說。

(四)進化說之變更：(Progrès) 十七世紀及十七世以前學者言人類皆向上發展，以達到上帝的完全爲止境。十八世紀如龔底亞克 (Condillac) 等的說法：人類進化無盡。(Perfectibité indéfinie) 後更由拉馬爾克 (Lamark) 達爾文 (Darwin) 用生物的道理來證明，此說更確。十七世紀以前的進化說可以用一根豎線代表由人起點上升至於上帝。十八世紀以後的進化可以用一根橫線代表，由人起點，向前以至無窮。

隨着這幾種思潮便發生三大問題。這三大問題從前均賴上帝二字以了之，今日圖窮匕見，不能不求自決：(一)社會之性質及起原，(origine et nature de la société) (二)人類來源，(or-

igines des espèces) (三) 思潮來源, (origine des idées) 關此三大問題自然英德學者如 (David, Hume, Darwin) 等同時皆有研究。在法蘭西代表第一問題者爲孟德斯鳩 (Montesquieu)第二問題者爲拉馬爾克，第三問題者爲龔底亞克與其理想學派，(idéologues) 加以福祿特爾低德俄，當時法蘭西代表哲家可得五人，列敍於下：

福祿特爾 (1694-1778) 的哲理并不甚深細。但思想勇敢 (Vive) 明白，(claire) 所以片言數語，可以開十八世紀的覺路。法國現今哲學者多謂福祿特爾思想到平均限度而止，因爲該當先把思想用來自己涵泳的時候，他便立刻引到思想的所有効果上面去了。他的宇宙觀人生觀等思想，在他譚哲學的信函上，(Lettres philosophiques) 覺得搖移不定。大體是反對笛卡爾特的理解玄想與二元論，贊成陸克 (Locke) 牛頓 (Newton) 的實驗說。不過有時又幾乎言造物有主：在他的哲學字典上天人對話錄上說『人呼我自然，我是萬能』(on m' appelle nature et je suis tout art) 又覺得把萬有看成被創造的了。又在他愍人哲學書上也說：『所有的工作可以證出一個工人』(tout ouvrage démontre un ouvrier) 但是福祿特爾對於人生行爲持自由解放之論甚堅決，確有功人道不少。他說：『上帝賜與人的自由是有限的，狠微弱的，是不足支配我們思想和行動的。人類所有自由是畢生從苦惱受制中得來，并且是社會幸福使我們去相信自己確是自由的』。他又說：『眞正自由就是我能爲我所欲爲，假如人說我一旦沒有道理沒有來由去欲呢？這是不會有的事，我欲走的時候，我的走的觀念是早成立了』這就是福祿特爾的解放論的大概，他的可貴處便在此。

低德俄 (1713-1784) 的學說思想詳於百科全書。現在把百科全書的精神略說兩句，便可以知道低德俄與他的同派 (D' Alembert, Cabanius, Heritius) 等人的思想了：百科全書持論的所在就是自然 (nature) 理性 (raison) 人道 (humanité) 三個大題目。他們對於頭一個題目—自然—的意思，是要極平實的給世人一個明白解釋，內中抽象及超絕的意思都務求避去，是要使世人了解并不是有意要棄擲上帝，是再不能問上帝去尋世界的來源。因爲我們用純全科學的精神去研究自然的現象，已經可以解釋我們的驚奇，打破我們的迷信，百科全書的作者

因此便把萬物統治於自然律運行不殆的種種意思，一一加以說明。并且說：『他們的解釋并不是他們的理想，是隨着自然律的自然解釋』(explications naturelles de la nature) 至於對第二個問題，——理性——在百科全書學者思想中特別呈現一種色彩。他們既不取笛卡爾特把理性看得太高的說法，但同時又給理性一個最高權，就是理性照百科全書學者看來便爲萬有的監察，萬有的裁判，而理性的本身却不能受外界一點裁判。并且主張理性不但與實驗相連，而且惟理性唯有實驗的機能，一經實驗，便驗出前代之非，長此重理性的實驗，人類知識必不可限，因此便抽出人類進化無限之說。(doctrine de la perfectibilé indefinie du genre humain) 至於對人道這個問題，就是低德俄等主張解放的一個善的觀感，攻擊宗教的一種最好工具。

孟德斯鳩(1689–1755)是一個譚分權(séparation des pouvoirs) 的學者，我們都是知道的。他的學說所發生的効力，我們也多半明白。孟德斯鳩的思想多半在法意(esprit des lois)書中。我們現在便引他書中幾段話來說明他思想的發端和究極。法意的序言上說：『我考察人事的時候，相信在這無盡複雜的法律與風俗裏面，一定不是單由人的隨意發生出來的：所以我定了一個原理，我已看見許多特別現象都向這原理自己讓步。歷史上的國家陳蹟無非隨着這個原理的公律，每一個特別律還是與普通公律直接間接生關係：我定這原理并不是隨意預言，是從事物的本性(nature des choses)上抽出來的。許多的眞實，在我有這一貫眞實觀念以後，便看出來；愈向細微處看，愈覺我這原理有了證據』但是孟德斯鳩所說的事物的本性是甚麽呢？法意一卷三章說：『法律該當隨着已建或欲建的政府的本性與原則而變。明白說，就是或是施行法令，或是規定民法，都該當照着地方的物理，如像氣候的冷暖，土地的肥瘠，員幅的大小，邊疆的境遇，及人民的生活，或農，或獵，或牧畜等，并且當與政體所能受的自由程度，人民的信仰與趨向，以及他的財富，人數，商務，習俗，現狀等等都密切相關。……我便在這本書上，考察這些關係。這本書就叫作法意』這幾句話孟德斯鳩把他平生用力所在，及注意的精神可算得一齊說完了。他這本法意做了二十年，他曾說：『我畢生都在法意上用功，我自中學畢業，開始讀法律，我便尋法意。』孟德斯鳩的法意既主張原理隨事

物的本性而變，所以狠尊重自然律。他說：『法律的廣義就是人的理性。(raison humain)：聰明的人類本着這理性自定條律。但未有自定律之先，便已受未自定的律的支配。因為聰明人未生以前，便有自然律的存在，既生以後，也逃不出他的關係。』因此孟德斯鳩的法律哲學，狠近於師冰羅索一派的定斷論。(déterminisme)

拉馬爾克(1744－1829)的生物進化說出，更足以證明上帝創造萬物之說不確。十八世紀之理性萬能主義亦前進不止。拉馬爾克本生物學家，因研究無椎脊動物，便悟出人類來源及生物變化之說。他的動物哲學(Philosophie zoologique)書中說：『所有科學該當有他的哲學。就是由這科學到哲學的路，人類方才做出真正進步。』十七世紀學者重演繹方法，先從玄想定一學說，然後才去求實驗。自英培根(Bacon)主張歸納方法，科學的哲學便在十八世紀發端，拉馬爾克即本這歸納方法，成他的變化說。(transformisme)他的理由是：動物的外形與構造，常受四圍影響，更特別受影響於習用。(surtout par l'"usage")他所抽出的兩個公律是：(一)在所有沒有逃發展期的一切動物內他常用并且固定的這種機能必定漸漸發達長大，并且生出一個同他用的時終始的平均能力。反之，因為缺少這常用，便不覺得漸漸弱少，毀敗，滅却能力，以至於消滅。(二)所有自然界用動物所習處的四周影響來使他得著或失去某種機能。依據這兩個經驗得來的公律，及所謂常用不常用的原故，拉馬爾克便定出這是變化新類的預備。新類既出，又隨這公律預備其他新類。因此他承認人是由下等動物漸漸變化成高等動物，遞變始成人形。拉馬爾克的進化說大概如此，後來有英達爾文增加并改良他的說法，進化之說更顯。

龔底亞克(1718－1780)與上所述福祿特爾等四人思想皆不相類。就嚴格論之，底德俄孟德斯鳩拉馬爾克諸人與其稱為哲學家，無寧稱為發現家或科學倡導者。龔底亞克思想深細，雖處當時萬流迸出百說齊興的時代，能分別去取，自有獨到之處。起初本與百科全書一派相周旋，但思想一點不受他們的牽制。所以盧梭很稱贊他，常說：『此人研精潛識，無聲無臭，忽然以哲學名家。我可斷言後世必奉以深密玄想和高妙理論的榮耀頭銜。』龔底亞克哲學後世皆稱唯感派，(sensualisme)因他以感

覺(Sensation)爲根據而論證一切。譬如論人，他下的定義是『每一個人的「我」(le moi)不過是他自己實證出來的感覺，和他記性所追憶而得的感覺的結合體，就是混合所有過去的紀念而得的一種意識。』因此他以爲人的觀念(idée)就是已經固定的感覺，又被別的感覺引他活動起來。人的願望(désir)就是想重與被引起來和想尋重現機會的一種感覺。人的志願(volonté)就是比願望更切的一種感覺。從這幾句話，已經可以了然襲底亞克研究人類精神較同時學者特爲深細。所以開十九世心理學一派，并給十九世法蘭西大玄想家邁倫德比爾朗(Maine de Biran)的根本觀念不少。現在把他的人類知識來源論(Essai sur l'origine des connaissances humaines)和他的感覺論(Traité des sensations)中間的緊要處引兩段：『我們的知識最先自然都是由感覺得來。凡爲物的存在都靠這感覺來代表，因爲我們不能在感覺不能懂得的東西上生觀念。但是別人反駁說是如果事物在某種樣的發現時，我們只用感官所得的意義去求他的確證，便不可能，便要錯誤。所以笛卡爾特馬爾卜朗失都重他們的根本觀念，(idée innée)用來證實。不過我覺得他們那種以一統萬的學說未免簡單，要知道如能分析感覺，這事物的證實便不會錯了。在我們感覺裏可分作三點看：(一)是我們從感覺證實出來的知覺，(Perception)(二)是我們從感覺到外物生出來的一種比較關係，(三)是我們對於事物所應有適當的這種判斷。想這三點中間，在第一點是最明白的，因爲證實我們有感覺，當然就是知覺的作用，耳覺聲，目覺色，是再明瞭沒有的了。在第二點也不會錯，我們對於一種外物的觀念，當然生出大小長短種種比較關係。所以會錯就在第三點上，就是我們着手判斷某種度量形色歸於某種事物的時候。所以要同着感覺去下判斷，須先經過一度熟思的經驗來糾正錯誤，然後所有判斷方才有益。』(見知識來源論一卷二章)

在這一段看來，可見襲底亞克的唯感學說并不是徒恃感官的作用。近世心理學亦承認感覺爲知識最先要件，并且皆重視知覺，與襲底亞克意思無異。他說：『知覺就是精神界對於當前事物的一種印象，他是知識最初最簡單的第一步；他和意識(conscience)都是精神作用上的一個東西。因爲前一個——知覺——的作用成立，只是精神上的感印，後一個——意識——的

作用成立也只是報告精神去生感印。有時意識去使知覺引長力量，就是當心(attention)我們對於外界的知識就從這當心得來。』這就是龔底亞克和他的理想派解決思想來源這個問題的根本觀念。可算是創十八世紀法蘭西心理學的研究，開近世紀新玄想派的先河。

以上把十八世紀理性萬能唯智主義勃興時代的法蘭西代表哲學家五人略說一說，覺得非常不夠。但是除龔底亞克外，福祿特爾低德俄等的思想實在沒有甚麼深醇的地方，并且有時自相矛盾。這也因為當時在自然界時刻發現大家驚奇好異的心情一時勃發，所有發現一物便給思想界一個變像，思想界起了一個變像，又可以隨時尋出事物來證實，所以興高彩烈，目不暇給，筆不停記，看百科全書一派學者當時忙得那個樣子，便知道他們沒有去深思的工夫了。并且完全趨重理性(rationalisme)思想便有了限制，所以近今哲家如柏爾格森(H. Bergson)說：『我們譚法蘭西哲學思潮的新流派，便沒有福祿特爾的地位。』如法客(E. Faguet)也說『福祿特爾的思想很待改正。』又說：『低德俄等只知理有無窮，而忘人生，所以把十八世紀弄得枯燥無味。』不過有他們這種信任人智的精神，才將科學的途路打開，價值顯出，後來十九世紀孔德(A. Comte)的實驗哲學(Positivisme)便集諸人之大成，為法蘭西哲學界開新紀元，透啓之功實不可沒。至龔底亞克的唯感學說在當時可謂不合時宜，故衆稱理想派(ideologue)含有譏諷的意思。但有龔底亞克，始有十九世紀及今日心理的進步，不能用今日心理學已進步的觀念，漠視龔底亞克當時思想的獨到處。

七

在十八世紀後半期能獨豎一幟與福祿特爾低德俄等并駕齊驅為盧梭的思想。十八世紀學者相信理性萬能，所以忘却情感的人生，毫不重視。起初因為驚奇好異，大家也還興高彩烈去趨向唯智主義(intellectualisme)到隨後大家便都覺得精神無所歸依，生活實在枯燥，所以比風(Buffon)給低德俄的信說：『你們把一個有趣味的人生太弄得乾枯了。』

讓沙克盧梭(Jean G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生在瑞士日內瓦(Genève)年少便富感情，愛自然的美。十六歲棄家出遊，常受不良社會的污染。(詳見他的懺悔錄中)因此反響便

根源十七世紀大哲巴斯加爾的情感說唱自然主義，(naturalisme) 開十九世的羅曼主義 (romantisme) 及近代的直覺 (intuition) 主張和內的良心 (conscience Profonde) 的說法。盧梭的自然主義的原則是人生本來是善良的，社會把他弄壞的。(l' homme, de sa nature, est bon; la société le rend mauvais) 他便本這個原則來破壞從前學說，建設自己的哲學：

(一)反對智慧——這算是盧梭的根本主張。這個主張的來源因爲他少年受不良教育，爲智慧反罹一切痛苦。隨智慧行事，總與他的天性衝突，并且處處受理性裁制，使他天眞一點不得發展。所以因恨低德俄百科全書一派終日在那裏提倡理性，他的天性便潰圍而出，(他起初本是百科全書一派的好朋友)不惜與低德俄等成仇。謂『智慧實人工造作，不合人的本眞，凡事皆當主張情感與自然。』

(二)反對社會生活——此論見 1754 人類平等根原說 (discours sur les origines de l' égalité) 書中。十八世紀多倡言只有社會而無個人，人人當爲社會犧牲之說。盧梭反之，謂人性本善，入社會始變爲惡。人類生來彼此本平等，有社會始變爲不平等。假如沒有社會組織，人類本他的天性，各自發展，自力其生，不相依賴。人類之所以失其平等，惟有依賴的原故，依賴自有社會始，所以社會實使人類不得平等，并且有社會便有法律制裁，使人天性不敢發露，只知尊重衆論，毫不自然。

(三)反對科學的進化論——此論見 1450 年答 (Dijon) 大學校的徵文中。意謂科學文學美術只能改進人的外面，不但不能改進人的本來天性，(nature entime)反斲喪了他。從消極方面說來，就是所有禮貌，藏着本性，所有契約，失却自由，人人不敢露其本眞。從積極方面說，反引起許多弊病，因爲有各種外面的拘束，道德便失其自身本來的能力，弊病便乘間竊發。所以科學的進化愈快，人類愈喪失其天性的本來，科學的發達，無非人類要想發揮他們的誇大狂，所以各科學中間都含有這三個字的弊病。

但盧梭不是只反對衆說便算了。本他的原則，也有一貫的主張，雖不及笛爾卡特馬爾卜朗失嚴密，但他的教育哲學和社會哲學與近世紀思想界和人事界都很有關係。故特略述其民約

論與愛米爾：

（一）民約論（contract social1762）盧梭既認人性本善社會使之爲惡所以輕社會而重個人。（individualisme）但是盧梭何以又主張民約?他的意思以爲社會一物能立刻取消固所心願，如一時尙不能取消，爲暫時改善起見當求其組織近於自然主義。民約的意義，卽個人「自願」犧牲其自由或權利以爲衆人的利益而互相約結的意思，同康德的自治（autonomie）相彷，但與霍布士的民約意思不同。霍布士的民約是一羣人類與其首領共定的組織約法，所謂約因羣而立。盧梭的民約是由此約然後成羣，所謂羣因約而結。羣結之後，如大家願選一首領，亦未嘗不可，但必須在羣立以後。并且既重個人自由，則除法律以外不能有所主斷，因爲這種法律完全是羣的全體的志願的結晶，所謂全體的志願，就是全羣公同的志願。（volo té génér-ale）法律既建在公同志願的基礎上，當然人人遵守，并且非遵守不可，因爲要行自己的志願故。行政者既然也是同此志願的一份子，當然不能自外生存，弄法濫權。盧梭既以公同志願爲立羣標準，所以他便不必分別何種政體，只問公共志願，不管君主或民主，專制或共和，只要建在公同志願裏，隨時隨地均有民治的精神。

（二）愛米爾（Emile, ou Education 1762）愛米爾一書與法蘭西自由教育制度大有關係。愛米爾所受的教育就是自由的教育，就是扶助學生自己養成毫不去助長。（On ne cultire pas, on laisse poussé）并且依着小孩子的年齡和他的性情，愛米爾的教師要換他的方針。所以愛米爾的教育方法是相對的：愛米爾出世本來是赤裸裸的，自然不受束縛，所以該當反對緊衣和鞋子，愛米爾是赤脚在地下行走的。幾歲的時候，不能便敎愛米爾讀詩讀歷史，因爲他還不能抽象的去領略，所以愛米爾的初等敎育是反對書本的敎育，是要設法使小孩子觀察事物，練習感官。不要動輒强勉禁止他的行爲，僅他自己會去禁止。譬如不當心走路，便要跌着，亂去伸手，便要撞着，上幾次當，自然不去亂走亂動了。這樣比較勉强禁止還有効力。——這個說法開近世天然制裁的道德說——愛米爾到了十二歲，可以開始判斷，便供給他些材料去判斷，但是供給材料的方法是趁機會的：在賞玩滿天星斗的時候，便敎他認天文，遊歷山川曠野的時

候，便教他識地理。愛米爾到了十五歲的時候，情感便要發動，可以同他講宗教和道德，這些玄想事物。但是愛米爾的信仰任他自由去選擇，以至於婚姻等當然均不背這自由的原則。

以上盧梭的兩個主張，不能用歷史事實和社會現象來判別他，說是純依理想，不切實用。要知道盧梭之所以可貴，就是在他的理想尖銳，不爲世俗所粘染。盧梭之所以影響十九世及近世甚大，也是因爲他不問世情，思想自能創造，才爲後世人生另開一活潑境界。無盧梭則十八世以後的人生純爲理性所驅使，世界將無生、趣。無盧梭則驅向情感的直覺哲學無從發生，所以柏爾格森說：『我們的思想裏面都有盧梭的力量。』

八

自從龔底亞克創唯感派，悉心探究思想來源，開法蘭西近代唯心哲學 (spiritualisme) 同時經加巴里斯 (Cabanis) 醫理上的經驗，知道我們的感應并不僅是內的機能的結果，還有隨着神經系自然發生的一定變遷，所直接收受的感應加在裏面，因此便說明龔底亞克只知內心活動，不知他曾受人工教育及外界影響所造成的機械作用，他的唯感說法意義未免太狹，於是研究心理學者分兩路前進，一從外界影響和內心現象下手，便成功客觀心理學或實驗心理學，一仍從內的意識作用上分析，便成功主觀心理學或內省心理學。(introspection)此二派雖然漸漸要脫哲學範圍去獨立建設，但玄想哲學靠這兩派的探討，也大大進步，有了很穩固的根據。十九世紀法蘭西的大玄想家邁倫德比爾朗便是從主觀心理學到玄學的一個人。

邁倫德比爾朗(Maine de Biran 1766-1824)與德之康德同時，在生并無大名，死後學說才見重於世，故世人皆追稱他叫做法蘭西康德。(Kant français)但是他的玄想學說與康德迥然不同：他相信人的精神至少在某一點上可以達得到絕對的眞，他的普遍觀察——人生觀宇宙觀——的目的就是在求這絕對的眞。他一生用功就是要指出自我所有的知識 (connaissance sur moi) 是最占優勢，超過一切現象，能達到眞實的本體。(réalité en soi) 柏爾格森給比爾朗玄學下個界說：是他要使意識愈低降到內的生活的深處，玄想便愈升高，一直到精神普遍的界域。

邁倫德比爾朗既重視精神作用，所以他的出發點便是分析

心靈現象。他不承認龔底亞克的話：我們一切知識都由感官而來。他只承認感應（impression）這個意義，并分出被動的感應與自動的感應。被動的就是感覺，（sensation proprement dite)自動的就是知覺。（perception）意思是說：我們感官去感受一種事物，明悉或否，都隨着他的機能的活動而定。如果機能在不活動的時候，我們任何一種感官的感應都是被動的，并且是暗昧的。譬如觸覺，如觸接的性質只是搔喇或很利害的激動，神經一下，我們對於這種現象，只證到一種當時感覺的變態，過後便不復記憶。假如這觸覺是自動的，同時或者用手去幫助的，我們便特別有種知覺，并且可以分辨所知覺的特別的形式，和不同的體質，這就是感官機能活動的能力。因此感官機能愈活動，我們的知識愈進步。全靠這種活動來完成我們知識上的志願或反抗。明白些說，就是全靠在這感應上認識自我或非自我。但是如果沒有志願去活動感官時，我們便一點也不認識，并且如果一點不受反抗，我們便不會知道有一切的存在，以至於有時會不知自己的存在。

以上便是邁倫德比爾朗由龔底亞克唯感論更進一層的說法。他那本有名的習慣紀錄（mémoires des habitudes）謂習慣的成立，便用這被動與自動的感應來說明。他更進而解剖思想，也以被動和自動的感應來反對當時唯感派物觀的解釋，重定主觀心理學的價值。他著的思想解剖論（mémoires sur la décomposition de la pensée）上說：『從原因眞正發生的効果，常常逃出我們物觀經驗以外，所以物理學家以一箇單的原因解釋複雜萬象，不免有時錯誤。治精神科學更不能照物理學家辦法，因爲眞正內心的現象不能在個人本身情感和自我來源以外去求。譬如在情志所發動的能力上說，這發生活動的自我力的感覺，與這筋力運用的影響，同是兩樣建設分子，去助志力的知覺成功，如無法剖解知覺，便不能分開這緊緊相連助成他的這兩個分子。說到這裏，一般純用物觀譚心理學的，便不能一味反對龔底亞克的「當心」「記憶」等名目（見前）爲玄想爲造作。』因此邁倫德比爾朗便在心理學上適用培根的由果識因律，去在志力裏面由結果的知覺求原因的感動，證明心理的原因才是眞正的和個人的，物理的原因不過是一些象徵。

邁倫得比爾朗上面這個說法，在現代心理學進步時代，覺得

已經淺薄。但在當時，他這樣深思，却是難得。他的主觀心理學的根本意思就是以志願力爲知識的源頭。所以他從知覺的生活上關連到志願的生活。後來符野(Fonillé 1838-1912)和居友（Gnyau 1854-1888）的意想力（idcés forces）的主張，便從他這個思想發揮出來。巴黎大學的心理學也狠受邁倫德比爾朗主觀說的影響，如孤散（Consin 1792-1867）的折衷派哲學，(école éclectique) 如拉威松（Ravaisson 1813-1900）的玄想都與他有關係。就是近今兩大哲家柏爾格森和布特魯（Boutroux）的思想也狠同他有淵源。

九

與居斯特孔德(Augnste (onte 1798-1857)(請參看本刊法蘭西號所載法蘭西近代羣學一篇）本是一個數學家，後又精研物理天文等科。他的思想既受十八世紀理性派學者的影響，因反對一切玄想哲學。謂：『玄想不該當存在，本來也不存在，完全是一個莫須有。我們對於事物的來源與究極，至今一點不認識，也不能認識，哲學界始終要想給萬有一個全體解釋，(explication généra'es de l'univers)其實這個全體的解釋——一切事物的總體的全體解釋——恰恰是不可能的，所以至今尙存其說，無非是多數的精神的一種信仰。』這就是孔德的實驗哲學(positivisme）裏破壞玄想哲學的一部份。

他的實驗哲學要建設的又是甚麽呢？他的意思是：我們力所能及，就是整理科學和從歷史裏面去建設哲學。因此他的實驗哲學便先從整理科學下手，并且從簡單以至於複雜就是從數學到天文物理化學生物學等以爲羣學根本，就是整列天然界各種科學求一貫方法，以適用於人事界。所以孔德說：『我所用哲學這個字的定義是特別與亞里士多德相合。他稱哲學是人類的知識的全體綱領，我便在人類的後面加上實驗的(positive)一個形容辭。我并且說明我這個新哲學學說的目的，是無論觀念中的秩序如何，專在整理所觀察的一切事物。』孔德這個意思與培根所說『眞的知識只在所觀察的事物上面』的話是一樣，因爲對於這種事物，物理解容易遂到，實驗也容易達到，孔德的實驗精神便純在天文物理化學生物四大類現象上觀察。或者有人說他不能概括全體，不得謂眞正哲學方法。不知孔德狠不滿意這種哲學方法，對於人事界頗多缺漏。他的目的是重

在以科學方法譚社會現象，立社會物理學。(physique sociale)他畢竟將這個科學成立，由他取名叫做羣學。(sociologie)

孔德在歷史裏面抽出三個時期的狀態，(trois états) 說人類便從這三個狀態進步：第一是神怪狀態，他的時代是上古，一切現象均用神怪來解釋，是與神教制度(régime théologique)相關連。第二為玄想狀態，他的時代是從中古到當時，解釋事物多用抽象意義及精靈學說，是與軍法制度(régime militaire) 相關係。第三為實驗狀態，便是時人及後人用實驗解釋所有事物的時代，意思是說這種解釋法只限定考究可以觀察并實證的事物中間的明白關係。孔德謂這種時代因實證的効力，說明萬事萬物的關係，於是連帶觀念(ideé de solidarité)發生，是為實業發達制度。(régime industriel) 孔德以為科學及哲學的進步，卽隨此三時期的狀態。人道的進步，當然亦隨此狀態。但是他也不承認從前學者便完全無科學及實證的觀念。他說：在第一個狀態中常常發生些東西給第二個狀態作先聲，因此第二個狀態中總有些前者的思想。後者既習慣浸染前者所貽留，因此所以我們至今還有神學玄學的意思。但是已經狠微，可見神學衰於玄想，玄想衰於科學，這就是進步。

孔德本他這種社會進步人道漸近的觀念，晚年時候想創立一種人道宗教，(la religion de l'humanité)使衆人崇拜人道的觀念發達，然後人道由遲緩的進步，以至於光明，知識道德都由他的光明而特別發達。孔德這個思想，後來的人都說他與他實驗的根本相衝突，近於玄想。覺有人說這是他晚年神經衰弱時的一種錯覺。但是孔德祈禱將來的人道，未必便是一種妄想：他從往古實驗到現在，這個人道的進步確是可據的。這種進步已經可以崇拜，所以要祈求他的將來。(他與盧梭的觀念恰恰相反)

孔德所創這實驗哲學不但是一種新學理，還是一種新方法。這新方法的意義就是通識。(universalité) 通識的意義就是關於各種知識的方法都可以通用的。物理的原則可以解釋社會，便是孔德通識的實驗。況且關於解釋宇宙現象的各種方法，在原理上無非是一個回想的經驗，(expérience réfléchie) 人類的知識無非是從這裏得來。因此實驗的精神不但行使於科學，并且行使於邏輯。所以實驗哲學的方法是科學的亦是邏輯

的。

孔德的思想對於法蘭西近今哲學界可算是一股源頭活水。有孔德然後法蘭西哲學便有秩序的放步前進，達到今日這樣蓬勃的景象。柏爾格森贊美孔德的實驗哲學講義（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說：『這部書算是近代哲學界一部頂大著作』并且說：『孔德在科學中間建立一種有秩序的階級，從數學一直到羣學，自他立起方式以後，這種思想就像同着一種確定眞實的力量，時時在我們精神裏頭。』又說：『據孔德的眼光看來，關於人羣社會的知識要算是科學最高的一點，哲學最終的目的了。』

淵源孔德思想發生二派哲家：（一）羣學一派。（sozio ogn-es）用科學方法治人羣社會，當然推孔德爲始祖。但羣學之中又分生物學派與歷史學派：我們知道孔德的羣學是被斯賓塞爾闡揚出來，斯賓塞爾第一個主張孔德的學說便偏重生物的解釋，所以至今生物派的羣學在巴黎大學講座狠占勢力，如伍爾門斯（Worms）如勒丹得克（Le Dantec）尤有名。歷史派羣學卽本孔德在歷史裏面建立哲學的意義，就是把歷史事蹟分類建設，在這中間去說明人類的進化。此派學者已死的如爾朗（Renan 1823-1892）他相信歷史是登記人道不斷的進化，也有意復創孔德的人道敎。如戴侖（Taine 1828-1893）算是近世紀狠有名的歷史哲家，他也用天然科學方法來研究人羣活動，思想也歸總在人事範圍裏，與爾朗差不多。最近的如涂爾幹（Durkheim）（死不久）重分類整列社會事物，使他自身發現一種變遷狀態。如色素博斯（Segnebos）亦注重歷史方法。（二）科學的哲學一派。由科學到哲學，無論近今何人，都與孔德思想有直接或間接關係：如亨利撲完加雷（Henri Poincaré 1854-1912）解析組織科學意想上的條件，如布特魯（E. Boutroux）深密的解釋自然律，都是近今法蘭西名震一時的哲家，都與孔德有思想上的淵源。

十

以上九段狠簡短的從中世紀到近世紀的法蘭西哲學思潮述了一過。自然內中略去了狠多的哲家。（如神學一派簡直完全略去了）不過代表法蘭西哲學思潮的人物都已記上。雖不能夠便完全明白各家學說的深處，但他們思想的來源和派別，

我們可以了然。再簡明說：以笛卡爾特爲思潮的根本源頭。（因爲笛卡爾特融會中世紀的思想而開近世紀的哲學）直接分巴斯加爾和馬爾卜朗失兩派，前者重情感，後者重玄想，前者間接影響盧梭的主情哲學，後者間接影響邁倫德比爾朗的心理學派。但是在這中間因爲打破迷信的關係，十八世紀的法蘭西哲學界又迸生理性派，如福祿特爾，拉馬爾克，低德，俄孟德斯鳩龔底亞克等。他們的思想又影響十九世紀開法蘭西哲學界新紀元的孔德的實驗哲學。從此法蘭西哲學思潮便分三大支向前流去，卽盧梭的性感學說，邁倫德比爾朗的心理學派與孔德的實驗哲學。第一支流發生今日的直覺論的哲學，（philosophie de l' intuition）第二支流發生今日的精神派的哲學（spiritualisme）第三支流發生今日的科學論的哲學（philosophie scientifique）其中代表哲家，上面已略數了些人。要想匯百川於一海，合起這三大支流歸爲一派的近今哲家，便是柏爾格森。柏爾格森自己說他要想建玄想於經驗的地面上，呼科學與良知的援應，展直覺的本能，要建設一個不但能夠整理各種普通學說，幷且能夠具體的解釋特別事物的哲學。我們有工夫，便來譚柏爾格森的這一種哲學。

平民畫家米勒傳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日巴黎

李思純

近世的平民思想，在藝術方面的發達，我們是可以隨處看出來的。當十八世紀末年古典主義衰落的時期，文藝思想中便茁生了平民思想。伴着政治革命科學進步，徐徐的發展出來，直造成了現今『如日中天』的平民世界。但推原這平民思想的發達，固以哲學者政治學者社會學者的力量爲多。若論到親切感人，潛移默化的工夫，便要算藝術方面的平民思想。詩歌，戲劇，圖畫，雕刻，音樂，都曾產生了偉大的藝術家，作平民主義的宣傳者。他們挾着驚人的絕藝，去宣傳平民的思想。自然要使全世界不知不覺，受了感化，一齊拜倒在平民主義的旗下。他們的成功正不下於一般哲學者社會學者哩。

我們在十九世紀中，只就畫家論，更只就法蘭西的畫家論，已發現了許多『描繪自然，歌頌農牧』的平民畫家。哥羅（Corot

路梭(theodore Rousseau)都勃來(Dupré)諦阿塞(Diaz)等，不勝列舉。就中米勒更是傑出第一人。他雖與哥羅同時齊名彼此友善，但他們藝術的趨向略有差別。哥羅注重自然風物，與英國詩人華滋渥斯(Wardsworth)一樣，可稱爲自然畫家。米勒注重農民生活，與英國詩人本斯(Burns)一樣，可稱爲田園畫家。十九世紀的文藝批評家稱華滋渥斯的詩，『與山谷中人以神聖一般的面貌。』我說米勒的畫，也是『與田野中人以神聖一般的面貌』了。

我們讀中國的『豳風詩，』敍述農村耕稼之事，更聯想到一幅『豳風圖，』發生了許多歌頌平民的藝術思想。後來陶潛王維淡雅的農村氣味的詩，范成大的田居絕句，都是平民文學的表現。米勒他們的畫正是這平民思想的實象。原來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藝術思想雖有偉大的進步，但圖畫的材料，仍是以『宗教神話』『戰鬪』『帝后貴族的肖像及故事』等爲主。藝術的作用，不及於平民。米勒的畫，獨闢蹊徑，一反從前貴族藝術思想。專以『自然的』『人道的』思想，去實寫農牧的天眞田園的清潔。這是何等超絕的見地，難怪他生前爲一班平常藝術家所驚怪了。

米勒(Millet, Jean-Francois 1814-1875)生於法國(Greville)地方。弟兄九人，他的父親，對於他的敎育，狠不留意。幼年時賴他的祖母與他爲牧師的伯父，敎育非常努力。他學畫的職業，在幼年時便確定了。一八三四年方二十歲，便往(cherbourg)地方學習圖畫。天才的進步，非常顯著，不久便得了(cherbourg)的自治公會(municipal council)與他一種畫師的月俸，爲數狠微。他狠有志於深造，便往巴黎去。於一八三七年，爲名畫師德拉羅希(Delaroche)的弟子，並與一時有名的畫家(Corot, Dupré, theodore Rousseau, Diaz)等相友善。那時常爲饑寒所困，因爲他的月俸，未免過於微少。但他常常自稱爲有『諾曼豆農夫』(Normandy peasant)的精神，所以他仍是富勇氣而多希望的。他曾躊躇了一會，欲造成爲一個歷史畫的畫家，但他畢竟決定了，去專門描繪田家生活。(pastoral life)因爲田家生活，是他所熟知而又酷愛的。第一次出品，陳列於展覽會，(salon)在一八五三年。共作品三幅，『刈草者』(the reapers)『一個牧羊人』(a shepherd)『剪羊毛者』(the

sheep-shearers) 便小有名譽，得了第一次的紀念獎品。一八五五年出了『接樹枝之農人』(a peasant grafting a tree) 名譽鵲起。一八五七年，他的唯一大名作『拾落穗』(Les glaneuses) 出世，立刻得了大名。『拾落穗』是畫的秋天的田野，幾箇農婦，彎腰在田地上拾集那打碎飛散的落穗，表現得出自然界中農作的神聖高潔趣味。這畫初出，米勒迫於生計，只六十佛郎便賣去了。米勒死後，法政府却用了數萬佛郎的高價，方將此畫收買爲國有，自出了『拾落穗』一作品以後，雖一面聲譽蒸蒸日起，一方面却惹起了攻擊。頗有人譏評米勒的畫，是一種俚俗的藝術。關於米勒作品的批評，便成了法國當時藝術界一種爭執。一八五九年的『飼牛之婦人』(La femme au puits) 一八六四年的『女牧人及其羊羣』(La Bergère)『初生之犢』(a calf born in the field) 等作品，都引起了批評界的大紛擾。一方面贊譽佩服到極端，一方面却攻擊詆毀，不遺餘力。米勒却不因譽揚而喜悅，也不因詆毀而短氣。一八七十年，是米勒送作品入展覽會的最後一次，所送的是『十一月』(november)『調牛油之一婦人』(a woman churning butter) 兩幅，此後他便不再送作品去供展覽了。他的『格勒菲之禮拜寺』(the church at greville) 一幅及鉛筆粉筆畫等，曾陳列於盧森堡美術館。『格勒菲之禮拜寺』一幅，當米勒死後收買的價值，是一萬二千三百佛郎，可謂珍品了。此外『格勒菲村莊之一段』(a bit of the village of greville) 賣與 (Faure sale) 價二萬三百佛郎，『攜燈婦人』(a woman with a lamp) 賣與 (Laurent-Richard Sale) 價三萬八千五百佛郎，其爲一時所贊賞如此。其餘的名作，如『馬鈴薯收集』(potato-gathering)『搖孩牀之母』(mother cradling her child)『小牧羊女』(La petite bergère)『穆東園之月光』(Le parc à moutons, clair de lune)『楓丹柏露森林』(forêt de Fontainebleau)『春』(Le printemps)『野草之燒』(Brûleuse d' herbe)『野畜之景趣』(paysage avec animaux)『樹下小村』(village sous les arbres)『小漁者』(Le petit pêcheur)『樹陰景中之斜坡』(Le coteau, paysage boisé) 等作，不勝列舉。其中大半都收藏在巴黎的魯佛(Louvre)大博物館。此外的名作，可以與『拾落穗』並稱的，便是『晚鐘』(L' Angelus) 一

幅。畫的是農家男女兩箇傍晚聽着遠寺鐘聲，立在田裏低首晚禱的光景。雖是寥寥小幅，中間蘊蓄着深遠無窮的理趣，高妙沉肅的意境，要算圖畫的上乘。米勒生平繪畫的期間，大約三十一年，而所成的名作品，不過寥寥八十幅，現今巴黎魯佛博物館的收藏，也不過五十幅，即此可見他的矜愼了。米勒死後，他的畫室(studis) 裏面所遺留的作品，其中多半是未完工的，一齊售與 Hotel Drouot 全數僅五十六幅，却得了三十二萬一千零三十四佛郎的高價。加菲君 (Gavet) 是一箇專門收集米勒作品的人，所得已成及未成的有九十五幅之多，也一概賣與 (Hotel Drouot 去了。他所收的九十五幅之中，曾將其半數陳列展覽，以購劵的收入，作米勒遺族的生活利潤，賣價却得了四十三萬一千零五十佛郎之多。這樣的聲價，是米勒生前所未念及的。米勒的作品，還有許多是金屬鏤版的，與原畫狠能淆混。如『晚鐘』一幅被 Walter 君鏤版，『死與伐木者』(death a d wood--cutter) 被 Edmond Hédouin 君鏤版，『村野之勞作』一幅 (Rustic labours) 『一日之四時』(es quatre heures du jour) 四幅，被 Adrien Lavielle 君鏤版，都是傳布甚廣的。在美國波士頓 (Boston) 美術博物館中，有未成功的 the inter-or 與 La Bergère Assise 兩幅，是 S. D. Warren 君贈的。米勒的藝術品，便直達新大陸了。米勒死時，年六十一歲。他的生前，雖是名譽鵲起，却仍然貧困異常。『尺幅萬金』都是他身後的事。若論到藝術方面的平民主義宣傳者，却是歐洲十九世紀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哩。

敍述米勒的生平畢了，便當略敍他的批評。關於米勒作品的批評，生前雖不一致，死後却無不同聲頌揚。專書的研究，狠不爲少。現在爲文字的經濟起見，只略舉一二罷了。

倫敦泰晤士報披露的瓦里司 (H. Walis) 君的批評。

已死的米勒君，除了是風景畫家 (Landscape-painter) 之外，一面也是意象畫家。(figure-painter) 他雖是 Courbet-ma-net-ool 一派的作者，但他終是那一時期中的第一人，描寫自然的眞際，自有獨到之處。他的作品，完全掃除諂媚悅俗的惡習，只是挾着深摯的感情，描寫自然的眞實。在英人心目中，他多感興而富詩情的地方，與本斯一般，而『與自然爲友』的同情，又與華滋渥斯相近。他的作品，重在描寫法國近代的田家生

活，因爲那是自然的眞際所寄託。我們試看他一八六七年的『晚鐘——Angelus du soir——一幅，便可代表他的高深思想了。畫中是農民夫婦二人，傍晚在田裏工作，忽聽着遠遠禮拜堂的鐘聲，緩緩悠揚，好像天使的呼喚。他們不由自主的停了工作，低頭默立，靜悄無聲的暗禱。這畫的意義深遠，其力量可追已往的意大利作者。許多人以爲米勒的作品大概是完全成功的，實則不然。他是常常把作品陳列在畫室裏，不時去修改潤色。所以許多的作品在他眼中認爲並未完成的。記得他曾示我一幅諾曼豆村莊的禮拜寺，便是他幼年受洗禮的地方。我說這是一幅成功的畫，他說不然，這不過是腦中想像的一幅粗淺印像。想實現他，還待若干日以後哩。Barbison 是箇法國小村，一行長街，許多小田舍村的盡頭近着 Fontainebleau 的森林，有一處建築物，當面一箇大窗的便是米勒的寓廬與畫室。我在一箇晚秋的時候訪他，投了我的名刺，要求他許我看看他的畫室，承他慨然允許。他的狀貌，似比那巴黎的紳士們要村野些。戴着草帽，穿着寬鬆不整的獵衣，足下着的木鞋。(sabots) 他的氣貌，溫雅寬和，與我一箇年在五十六十之間的印象。他示我以得意的作品一幅諾曼豆的田舍，開着峨特式 (Gothic) 的窗，粗濕的地上，放着工具，遠處露出了一段海面，還有兩幅牧者的光景，一幅是牧羊少女領着羊羣，在黯紅的天光之下歸家。一幅是村童在河岸吹角，呼喚他的牝牛，帶着一片夕陽天色。此外一幅畫着春天的果樹園，日光金色，射着近處的果實，在春氣濃鬱之中，遠遠的黑雲如墨，似是小雨初過的光景，暗黑有風的天上，隱隱兩道複線的長虹，一羣小羊，藏在乾草堆下避雨。還有一幅尤大的作品，深秋的田原，溫和的日光，農婦們在那打稻場上工作，遠遠還有一羣打稻人，乾草燃燒着發出了連雲的煙靄。這都是希有的作品。尤有感人的，是米勒自畫他生長的地方。他愛慕兒時游釣之鄉，正似本斯的『小屋』(cottage) 一詩。他對我說：『我的祖父是農人，我也是箇天生的農人。』(my ancestors were peasants and I born a peasant.) 可見他的思想。他學習繪畫，本在巴黎，但後來他便完全鄉居，謝絕了巴黎的生活，到晚年他更不送作品到 Salon 裏供展覽了。我常細心研究他所以成功的原因，與他感人的勢力，能夠深入人心的原因，得了一箇簡單而確實的答案，便是『他生平所畫的，都是他生平所熟知

而深愛的』一語。

彭吉敏君(Benjamin)『並世歐洲藝術』(Contemporary art in Europe) 一書中的批評。

四十年來我們所注目的大畫師米勒去年死了。他是唯一『人道化』的大畫師在這羣人中，他是後死者。他所畫的美麗的人形與曲線蘊蓄着深厚的思想與情感。肢體的動作，唇的張弛，目的閃耀，都是人道思想的表象。

一八五七年的(salon)中，亞布君(Edmond About) 對『拾落穗』一畫的批評。

這幅畫 (指拾落穗) 具有偉大能力，吸引我們發生了宏闊(grandeur)而澄靜 (serenity) 的理境。我幾乎要宣言他這感人的力量直是一幅宗教畫。萬有都在一箇平靜中，全體既狠圓滿無缺，色采又莫有浮光。八月的日光熱烈有力，不像那 (Diaz) 畫中的日光，莫有作用，只不過一種配景，好似假期的學童一般。米勒畫中的日光，是有作用的。他畫的日光是熱誠的日光。能使穀粒成熟，能使人出汗，而不爲一種裝飾的玩物。

哥吉野君 (théophile gautier) 的批評。

寫實主義常從鄙陋中看出價值來。米勒這人，他看出了田野的可愛，看出了希有的宏大與高貴。他有田野的詩意，他愛慕那他所代表的農夫，對他們有深厚的同情。下種啊，收穫啊，植樹接枝啊，這種高潔的事務，豈不是宏大而有價值麼？農夫的價值身分，難道不如英雄麼？這便是他的思想。

西菲司脫君(théophile silvestre) 的批評。

一箇大畫家的目的，並不是要馳心物外，放蕩不收，向着星向着月的狂思幻想。只是用安詳的步驟，澄細的心靈，向着自己所選擇的路，緩緩走去。常時要對着自身忠實，對着人類忠實，對着自然忠實。這種目的，米勒有之。米勒所以成爲無比 (incomparable) 與不朽(immortal) 的大藝術家，便在此一點。

關於米勒的批評，本是有專書的。上面所舉也可想像一二了。我以現居巴黎的便利，在魯佛宮裏所有米勒的作品約五十幅，都過了目。『晚鐘』與『拾穗』兩大代表名作，都曾屢次徘徊其旁，也算得一種幸福。我覺得十九世紀，眞是人類文化發達的樞機。無論哲學科學文學藝術，都有平民的傾向，孕育出未來的文明。繪畫界的明星，米勒便該首屈一指。目前正是Renaissance

的中國，有人立志作中國米勒的莫有？

一九二零，一二，一九，於巴黎，

我的文做完了，還有附誌的幾句話。第一，本會同志田漢君，宣布的『平民藝術家評傳』一書，其中平民畫家便列的是米勒。我盼望田君著作的心切，又因自己現居巴黎與米勒有接近的機會，因此先做這篇引動他。第二，我決計年內編一部『法國十九世紀藝術家傳』，米勒便是其中的一人，這文便是其中的一篇。不久我當續做（Corot, Dupré, Diaz, Rousseau）等人的傳，先在月刊發表，以便彙集成書。第三，米勒的作品本多，不敢取列舉主義，此篇頗取材英書，其中畫名用法文的，便是作者曾經過目，用英文的，便是作者未見原畫，不知法文原名，只好以英名為據，望讀者的原諒。

慈生附誌，

自然科學的進步與數學的將來

魏嗣鑾

(一)自然科學與數學的關係

自然科學利用數學，猶如匠人利用工具。工具愈完美，出品也愈精緻。故數學愈進步，自然科學也愈進步。數學利用自然科學，猶如畫家利用風景。風景的印象愈深，作品的動機也愈富。故自然科學愈發達，數學也愈發達。

由此看來，自然科學與數學，他們倆確有互助的關係。現在的自然科學發達極了，數學對他如何？（註一）

(二)『微分方程式』與自然現象

從前的學者，都以為自然的現象，其將來之變化，純由現在所乳生，現在之變化，純由過去所乳生。故（Laplace）說：『假設有人能認識全世之力，則彼可由現在的狀況，推知過去與未來的狀況』。換一句話說，他們以為

自然中所有的現象都能用『微分方程式』說明

(三)『積分方程式』與自然現象

前面說的是奈端以來科學上的基本思想，但是現在，却漸漸的動搖了。因為自然中有許多現象，其將來的變化，不僅乳生於現在，而且常受過去之影響。故前面的思想，當然不能籠罩全自然界了。這種現象，名為遺傳現象，其變化的過程，

為『微分方程式』所不能說明。(註二) 換一句話說，

遺傳現象要用『積分方程式』才能說明

(四)『積分微分方程式』與自然現象

前面說的還是從靜的方面觀察，若從動的方面觀察，單是『積分方程式』還不夠用。(註三) 換一句話說，

凡自然現象其變化之原因除外力外猶有內力者要用『積分微分方程式』才能說明

(五)今後數學的適應

據上面看來數學適應自然科學，猶如生物適應周圍環境。當自然科學以為自然現象，在時間上，無有遠效的時候，(註四) 數學就產生『微分方程式』。當自然科學以為自然中，有遺傳現象的時候，數學就產生『積分方程式』。當自然科學，由靜的 (statisoli) 觀察轉為動的 (dynamisch) 觀察的時候，數學就產生『積分微分方程式』。

數學真算能適應了。但是自然科學的進步無止境，數學的適應，也無止境。現在自然科學中的分量論與原子論大占勝利，數學的新環境又到，卽是難題又到了。

為甚麼原故呢？因為前面的觀察雖有各說之不同，而他們却還有共同之點。就是他們都以為

自然現象的變化是繼續不斷的

但是現在的分量論說能力之運行，如屋溜之漸滴，(不如江河之長流) 現在的原子論說物質之構造，如羣星之羅列，(不如青天之密布) 換一句話說，

自然現象的變化，有很多是時續時斷的 (註五)

如此看來，舊日學者的思想其共同之一點也失了普遍性了。

故今後的數學在

適應自然中時續時斷的現象

(註一) 自然科學利用數學的地方，逐處皆是。至於理論物理，理論化學天文學等等我們簡直可以說他是一種應用數學。數學利用自然科學的地方，也逐處皆是，微分積分完全為適應自然科學而起不要說了，就是 (Potential) 的理論，(Fourier) 的級數，也無不受自然科學的衝動。——見南德意志月刊十八年份的第九冊，(Wiehelm Wien) 所作的『物理與其他科學之關係』

數學進步的塗徑，可分兩種，

（一）改善自身……如對於基本定義，加以討論，則生新幾何等等。如對於舊日成績，加以深造，則生（Algebra, Zahlentheorie, tiefere Begrundung der irrationalen Nahlen）之類。

（二）適應環境……如微積分之類。

前面所說的數學進步，只顧及第二種，——見科學與方法中，(Poincaré)所作的『數學之將來』

（註二）在靭力學中，有個定律，名爲(Hooke)定律。這個定律，只是一個近似的定律，不算精確，要嚴格論來，我們當作

$$d = as + v$$

內中之 v，是表明遺傳現象的，當作

$$v = \int_{to}^{t} s(a)\, v(t,a)\, da + \frac{1}{2!}\int_{to}^{t} da_1 \int_{to}^{t} da_2\, s(a_1)\, s(a_2)\, v(t, a_1 a_2) + \cdots$$

$$d(t) = a.s(t) + \int_{to}^{t} s(a)\, v(t,a)\, da + \cdots$$

這便是一個『積分方程式』，要將 s(t) 與 v(t) 解釋出來，須用無窮的一次方程式同無窮的未知數。

（註三）前面的方程式，是從靜力學上觀察，若從動力學上觀察則當爲

$$s = \frac{d^2 d(t)}{dt^2}$$

$$d(t) = a\left[s(t) - \frac{d^2 d(t)}{dt^2}\right] + \int_{to}^{t}\left[s(a) - \frac{d^2 d(a)}{da^2}\right] v(t,a)\, da + \cdots\cdots$$

這便是一個『積分微分方程式』，若用平常微分積分中習用的方法，便不能解釋了。——見自然科學雜誌一千九百十八年 Riebesell 所作的（理論物理之新成績及其與數學之關係。）

這個遺傳現象，生物中最多，因爲動物植物之生長，不僅由於

光熱各種之外力，他們的生長，還由一種內力，如遺傳律（Vererbungsgesetz）生物基本定律（das biogenetische grundgesetz）之類皆其明證。我們若要將生物的現象，嚴確底表明出來，我們就非用『積分微分方程式』不可。

（註四） 所謂遠效者，在空間言，就是兩種物件，不必互相挨近，而能發生作用，如地心吸力之類。在時間言，就是兩種物件，雖前後異時，亦能發生作用，如遺傳現象之類。現在空間的遠效說，已推倒了，時間的遠效說，尚正在研究中。

（註五） （Max Planck）說：『光的能力，不是繼續不斷的發散，必待一定的分量既達時，然後才發散一次，猶如屋簷的雨，他是一點一點的滴，不是繼續不斷的流，』換一句話說，自然的現象，其變化有時斷時續的。——見新物理中之自然現象（Arthur Haas 所作的分量論）

據此看來自然現象中，種類不一，而有兩種現象頗反前人思想者。

（一） 遺傳現象　（二） 斷續現象

遺傳現象，數學已漸漸能適應了。數學所尚當適應者，猶有斷續現象，但自然中，還有一種現象，尤難用數學表明，即

（三） 遺傳與斷續現象

這種現象，在心理物理學中常見，因為感覺對於刺激一方面是時斷時續的，一方面又有遺傳作用，故這種現象，實合前兩種現象而為一，其定律名（Weber- Fechner gesetz）數學對於這種現象，更不容易適應了。——見Wundt 的心理學。

詩

遊工人之窟

鄧仲澥

這原是我一封寄朋友的報告書信。一時遺興，用了這麼一些長短句子。歸來以示日葵，日葵硬說是詩，要求我發表。但我並不敢自信，然朋友好意，亦不便嚴拒之。因摘其中之一語為題，登在此地。仲澥自識。

今天我還留在這裏，
拉雜寫了這麼一封信，
寄給我所欲見而未得見的匯川。

• •

北京城裏同時發生兩件奇事!
就是太陽起來了,
我也起來了。
太陽起來,
做他大公無私的普照煦育的工作。
我呢?
偕友遊工人之窟。

• • •

剛發正陽門,
忽過蘆溝橋,
和我同時努力的朝曦,
裝點成許多異樣的奇景,
勞饑給游人安排着。

• • •

荒城,
野渡,
遠山,
近村,
嬝娜的炊烟,
深蔚的朝嵐,
包容在太陽的懷中,
收羅在我的眼底。

• • •

……

• • •

好呀!
曾幾何時,
勞動學校有這麼可喜的成績。
「作始也簡,
將畢也鉅,」
我於此更相信唯人力爲偉大。

• • •

看啊!
世界不是勞動的藝術品嗎?

沒有勞働，
就沒有世界。
海之外已奔騰澎湃起來了，
海之內呢？
誠實的辛苦的工人們！

* * *

由張君的引導，
得孫君的介紹，
參觀工人經營之女學。
可是禮敎習俗的鐵鎖，
還穩套她們嫩白的頸上。

* * *

街南之盡頭，
云是永定河支流，
平沙黏樹；
鷺鷥羣飛。
猛憶及我可愛的匯川，
不是幾次招我來打圍嗎？
今日却令我孤另另在這裏，
望清碧的瀠波，
聽激越的流水。

* * *

午飯以後，
參觀工人醫院。
石大夫見我，驚訝道：
『噫！——先生何愛於新長的疙瘩！
你願割棄嗎？
我可執其勞。』
我答道：
『你割吧！你割吧！』
這麼阻礙自由的東西，
誰愛他來？
…………

* * *

太陽落了!
安息了!
他何曾安息呢?
他正在那半球起來啲
那半球或亦同時發生兩件奇事。

* * *

丁昌鄴,
趙盛宗,
吳敏珂,
張淳和我,
坐燈光底下,
作捫虱之談。
「人生」「社會」
「階級鬥爭」「世界共產」
都是我們的話料。
詎奈勤勤懇懇的鄰雞,
一聲聲催我們睡去。

* * *

英國勞働運動之實况

黃仲蘇

此文全係根據兀特金教授所著之 Revolutionary Forces in British 一文草成。原著者本係英國煤礦工人出身，對於勞働問題極有研究。此文詳述英國各勞働組織之特性及其態度，並有許多未經報紙披露之可靠消息，為關心於世界勞働問題及英國社會革命者所不可不注意的。故特譯出，以備參考。

英國人民在這改造的時期裏得着許多尋常經驗，日前已組成一個最有興趣的社會現象的試驗室—這種現象是英國最顯明的政治和工業趨向凶險的病狀。『社會革命』的聲浪已經佈滿了英倫三島，不論是激烈派或穩健派總是毫無忌諱，議論風生，申述社會的險狀。大家都承認政府和工黨間競爭必有大大決裂的那一天。就是喬治首相和他的同黨，也不曉得怎樣

去用中歐的大權解決這些無數的社會，政治，工業等等問題。英國目前正立在羣衆擾攘之下也就是在這個怨聲載道的裏面，分析的社會學者可以找出將來的英國的關鍵。

國外的種種發展狠叫英國人民的思想和行動受了一個大大的影響。例如：最近波而雪維克軍事的勝利，波蘭受難的可能，東方中部的軍事擾亂，印度與埃及的革命的運動，愛耳蘭的新芬革命，都足以證明人類深信佈滿全球的民族自決運動必有最後的勝利。英國的政治發展與工業發展如何獨能逃脫國外種種發展的熏染！這些猛烈的反抗力也是一樣在英國暗暗的活動了！一個最有意義的事實便是這些工黨的領袖和勞働家自身都是注意於國際的活動，並且實行減少英國歷史的軍國主義。國際主義的思想已經被這些激烈黨派大大傳佈，也極有成績可觀。

英美兩國，誼同骨肉，自然有許多相似之點。他們兩國的社會史與工業史就指出了凡是在這一國發現的問題或經驗，在那一國也差不多沒有什麼變更同樣的發現。萬一英國有一天鬧出社會革命，美國的社會革命也就要接踵而起。

英國的貴族與中等階級都曾發表有關於工黨和政府衝突明確的判斷。要拿社會分析的眼光去考察這些個人主義的反對勞工的階級，英國的工業有下列五點痛苦的病象：

(一)納稅過重而政府的保護又不過到，眞有鞭長莫及之勢；

(二)產出物—製造品—低於常額而付給薪工却甚大；

(三)屢屢罷工，不易恢復原有的現狀；

(四)國外激烈思想的傳佈(以俄國的波而雪維克熏染力爲最强)每每增進英國工人推翻資本家的決心和方法；

(五)不可掩飾的英國社會革命已漸有暴烈之勢。

穩健派如羅斯米而等，急進派如和拿喜我等，都極力鼓動這些勞動家們和工黨起來反抗其他的階級，所以工黨與其他的組織已經是短兵相接，感情日見其惡劣。這才眞是一個狠難的時期，爲那些愛國的英人起來大聲疾呼的反對波而雪維主義的侵入，拚命的提倡那國家社會主義啊！

美國行爲派的心理學家研究英國中等社會的心理反動，祇得着一個沈悶的特性。大概是他們已經見到資本主義必歸於

失敗，至於貴族階級的心理，又驚慌迷亂，各有不同；最顯的證據是富翁地主謀變產業，這些未雨綢繆的設施，已經足以證明英國社會革命勢力的發展了！

有兩個重要的運動—他們的性質與宗旨都是改進的—極能引起一般的英國人民注意。那兩件呢：俄國的波而雪維主義與愛爾蘭的新芬主義。在穩健的英國人看來，還是第一件最使這個大不列顛帝國難堪。愛耳蘭的革命已不能勉強用海陸軍的勢力去壓制，至於俄國的波而雪維主義却是更不可捉摸而又深入於人心的，這就難以撲滅了！要徵集平常的市民去攻打俄國也和叫他去幫助消滅愛耳蘭的革命之火都是一樣不易的事。共產主義假是不是宗教，已經成爲英國大多數工人的哲學了。要曉得世界上無論那一種戰爭都必須靠他們的勞働方能濟事呢！

在英國這些昭著的急進派組織之中，曾已接受第三國際共產黨（按係李甯等所組織的）的宣言書有：

英國社會黨，社會勞働社，世界獨立勞働社之英國支部，大英獨立勞働黨，商店管理員活動之激進份子，愛耳蘭工人所組織的秘密社，工人聯合會，南威耳司的社會學社，國家勞働委員會，共產黨，與協進社之激烈份子，其他許多組織類如獨立工黨，雖沒有接受這種宣言，但已從事鼓動根據於共產主義的社會革命，並建設社會的平民政治的組織，這是一個鼓吹共產的變象組織。這個集合較之其他一切團體更加活動更加得力。就是他，最能使那般英國穩健的人物驚恐！總而言之，這些激進派組織的目的，不外：連根剷除現有的一切政治組織和工業組織。建設工人的迪克推多制，平民政治的共產組織，僅限於生產階級。

反對這種潮流的人總說俄國蘇維哀政府的陰謀已煽動了愛爾蘭的新芬運動，並且已與英國工人的三大集社併作一氣；（煤鑛工人，鐵路工人，運輸工人所集合的聯會，在英國勞働界極有勢力，有『三大』之稱。Big Three目前煤鑛工人罷工，如遲至本月廿二不能達到減少工作時間增加薪工的要求，鐵路工人和運輸工人都有正式宣言—加入罷工運動）有些穩健人物則率稱鐵路工人及運輸工人所組織的兩黨，還沒有完全落在蘇維哀政府的掌握之中，但是煤鑛工人的委員會却絕對的是個國際的革命機關。我們要知道波而雪維克的金錢的運動這

個謠傳，確係無所根據的，但是英國社會革命的發展却不能不說是受了波而雪維克思想的感應，至於英國工黨受俄人的金錢運動，聽蘇維哀政府的命令，却不免捕風捉影之請，其實英國革命運動的原因還離開這種推測遠得多呢，平常的英國市民也以爲愛爾蘭的革命，狠受美國經濟的補助。

無論如何在思想方面看來俄國的波而雪維主義確是早爲英國這些激進的工黨組織所接受了！今年八月初旬，他們曾預備集合羣力組織一個更顯著而强有力的團體，這差不多是美國工黨運動一年以後的事。英國的共產黨聲言將來必成爲較之美國共產黨更爲澈底的團體，這固然是因爲英國政府沒有十分加以壓制，也因爲工黨組織的大多數份子都接受了這同樣的宗旨，實做他們的後盾，所以他們有所敢爲。

今年共產黨在倫敦行開幕典禮的時節，（去年七月三十一至八月一日）曾經起過一度思想的衝突—和美國共產黨所爭之點並無差別，他們提出討論的問題是：

共產黨進行的計劃是否祇應借重於工業的行動還是應與議院聯合做直接的行動。

按照英國共產黨的原理看來，與議院聯合並不是個適宜的辦法，但英國工人對於議院狠有經驗，不覺偏重於議院聯合的這個辦法了。

第二個議案却偏重與工黨聯合，第一議案（卽與議院聯合的議案）以一百八十六票對一百六十五票通過，第二議案（贊成與工黨聯合）以一百票對八十五票通過。反對與工黨聯合的論調實根據於常日對於工黨的經驗。因爲工黨並不注重工人眞正的旨趣，祇曉得看風頭說話，儘幹調和的勾當。至於主張與議院聯合的一派，則聲言並不輕視工人，所謂工黨團體應包括所有工場，商店，採鑛，鐵路，商團，以成爲各勞働團體所集合的表示政治意見的組織。英國共產黨已接受第三國際工黨的意見，並且保證蘇維埃制或工團組織是管理各種財產及生產的最好辦法。還有，他們極端贊成工人迪克推多制，是抵制反對革命運動的最適宜的方法。他們以爲這是從資本主義時代進步到共產主義時代所不能不用的辦法。英國共產黨雖然聲言採納與議院聯合的議案，但諸君須記取他們也和俄國美國及其他歐洲各國的共產黨都是同樣的意見—他們確已拋棄借

重議院的民治方法來實行社會革命的迷信不過拿政治行動當做為社會革命而傳佈共產主義的手段罷了。所以在議院裏共產黨代表專為他們的團體而行動—唯團體之命是從，決不參以個人私意。總而言之，英國共產黨確係包含下列數點而組成的：接受蘇維埃的原理，贊成工人迪克推多制，實行與第三國際工黨攜手，並聯合各勞働團體。

英國共產黨有見於社會革命不得不借重於破壞，所以他們已一致主張『衝決』為進行革命之必經途徑。同時第三國際工黨在莫斯科開第二次大會遙賀英國共產黨之開幕典禮，在會議席上李甯曾宣言工人迪克推多制決不能免與必死之仇讎發生猛裂之衝決。這種國際共產主義所鼓吹的論調附和響應的極多。阿熟墨克門共產黨地方聯合委員會的會長，曾說過：『鼓動革命是我們的責任，祗要我們進行的計劃能着着實現，又何必顧慮我們犧牲的太大。假使我們必須流血才能安慰我們的良心，那我們儘可以去做。況且歷史的教訓曾指示我們殺戮之慘劇常常是反對革命派所醞釀出來的呢！』

莫斯科的會議也是贊成英國會議那第一個議案。當他們沒有通過贊成這個議案之先李甯說道：『我們不能隨着我們自已的私意去戰鬥，必須利用我們所有的境遇。既是那些大多數的勞働家如農人工人商人等等都信仰議院，我們就該利用他，指出他對於革命的「無用」。假使我們必須和商會中的反對派共同操作，為什麼我們倒不敢利用議院咧？我們當以經驗使那些勞働家真正悅服我們，我們何能用理論使他們聽從啊！我們不能製造什麼新鮮的方法作革命的行動，但我們儘可以利用從歷史裏演進出來的現成途徑。』他這一段實踐的，斬釘截鐵的議論，更使英國共產黨相信他們利用議院的政治行動做革命的武器為較有把握，我們在這兒也可以看出第三國際工黨的偏向利用機會主義了。

英國的勞動運動實在染有極深暗的急進色采而且這種激烈的特性已漸漸在他們行動的改進趨向裏顯露出來了。在這種運動歷史裏真找不出別的時期像現在這種激進呢。請看英國政府對於內政外交所採用的政策就可以證出英國各勞働組織之激進的特性日漸發展了！

在最近幾個月以內俄國問題較之往日加上了無限量的重

要因爲國際的勞動活動和英國政府有了關係東歐的境遇也較之從前更加明白了。八月初旬英國勞働代表團遊歷俄國與俄人發生了無限的情感，因有第二次必與俄國蘇維埃共和國立即言和之宣告。代表團曾往謁俾脫羅格那 Petrograd 莫斯科 Moscow 司莫能使克 Smolensk 波蘭以及其他無數小城，鎮市再從尼及尼羅爭哥羅 Nijni-Novgorod 直達阿司脫那剛 Astraskan 暢遊一週。代表團每到處，必能領會俄人忍耐奮鬥的精神，看出他們顚連困苦的實情，於是他們愈加覺得協約封鎖之無人道，與立即言和之必要。就是他們回去之後，這種要求與蘇維埃謀和的運動，便日漸發展了，特別在工界中更活動得利害！

大英煤工聯合會首先作要求和平的活動。七月裏的商榷會議正式通過下列的議案：『這次會議是專爲反抗政府加愛爾蘭以武力的壓制而召集的，卽以要求政府撤回防守愛爾蘭的軍隊，並要求停止製造用以攻擊愛爾蘭及俄國的軍用品。進一步說，萬一政府拒絕我們以上的要求，我們便鼓動「抛擲工具」的計劃，召集其他各工黨工團所派與會之代表，決議各按其固有的組織爲投票或其他必要的活動。』

想必我們還記得七月初間，協約曾爲波蘭問題與俄國以哀的美敦書，就在那時候工團聯合的特別集會宣言聯合的俄國 United Russia 因他存在的關係實有攻擊波蘭的必要，並極端否認這種無名義的封鎖政策。同時並聲稱俄國除與資本家外實應給他與世謀和的機會。他們居然還正式遞送俄人以謀和之書。他們所議決的是『本會極願襄助任何與東歐謀和的活動，並實行防止英國政府之接濟波蘭軍器。故此項集會可謂加政府以最後催促實現英俄言歸於好之效果。』

喬治首相從司巴會議回來後在議院演講，卽謂業已授意波蘭要求與蘇維埃政府休戰。假使蘇維埃還是繼續進攻，英國卽將以全力援助波蘭云云。同時蘇維埃政府答復協約諸國的通牒也就到了。這個回信上面有下列數種要點：

一立與華沙直接通商；

二另行籌商與波蘭劃分國界（不能由協約諸國代爲定奪）。

三所撤回之倫吉耳 Wrangel 軍隊與克利米亞 Crimea 城之降民均應享有個人保障的權利；

四倫敦會議中英國所提出的議案必須讓步；

五絕不承認五大國在國際同盟會中不顧一切所攫奪之强權。

八月廿六號俄國已擬與波蘭提出休戰書了，但通商的要求，還是進行得十分遲鈍，難滿人意。後來不久波而雪維克仍奮反攻波蘭而且武力較之從前更加凶猛，這就叫協約諸國難以下台了！

九月的第一個星期裏喬治首相又向俄國政府提出第二個哀的美敦書，爲無條件的立命俄國停止進攻波蘭的軍隊。諸君要曉得那時候的紅旗軍隊離開華沙祇十英里，離開狠擺也祇廿五英里了。這同一九一四年的情形有點相像，英國這時候將要與戰神握手了。

攻擊俄國的軍事計劃已經預備妥當，封鎖的海港再加派防守的軍隊，北海裏的軍艦調進了擺耳剃克 Baltic 海，還要復用强迫徵兵的政策因他深知俄國至少尚有雄兵三百萬—爲歐洲最强之軍隊，不能不作週密的預備。但是阿叔諱德生 Arthur Henderson 諾貝威廉 Robert Williams 唐蟒 Tom Mann 以及其他的工黨的領袖們極力鼓動勞働界反抗新戰爭。於是男女工人大家聯絡一致拒絕任何攻擊俄國的軍事服務，無論政府强迫與否決不爲這種無名義的戰爭做絲毫工作。

濃厚的戰雲密布了大英帝國—空氣也極其沈悶，議院裏的辯論也奮激衝突到了極點。至於各勞働團體呢？他們每一開會就有執行委員會鼓動反抗政府與俄人宣戰。各地的勞働組織已經預備破壞軍事之召集；『直接行動』已成爲貧乏英國的標準了！全國都舉行了反抗戰爭的運動。煤鑛工人，郵政僱用人，運輸工人，鐵路辦事人，工程司，碼頭搬夫；以及其他工人等：全行聯成一氣，實行拒絕戰爭。工團，工黨，以及其他組織完備的團體，也打成一片舉行互助運動作更有力之表示。議院裏的工黨代表積極的反抗戰爭，消極的不爲宣戰的表示。—對於決戰的議案不投票。

全國工黨組織一個執行會議部。（這個會議部包含下列三種組織：（一）議院裏工黨代表的執行委員會；（二）工團聯組的執行委員會；（三）各工黨及其領袖所組織的委員會。）直接指導勞働界反對戰爭。於是各勞働團體大舉其示威運動，參與盛會，遊行當令街的工團會員約有六百萬之多。不久勞働執行委

員會就宣言說目前眞正與俄人多方爲難，暗中操縱，實行延長俄國各方面的困難使他精疲力盡然後羣起撲滅他的，確是法國巴黎當局的政策。他們拿波蘭當作替身，接濟餉械，使他和俄國作混戰，他們反作了壁上的督戰人。萬一英俄不幸而啓戰爭，英國的社會革命，亦定要接踵而起，這是不可隱諱的事實。因爲勞働界到那時候實在沒有其他利用團體的好方法來糾正政府反抗民意的行爲了。喬治首相答復工團要求的話，却非常譏誚，大有諸君稍安毋躁，不列顚帝國目前尚未成爲蘇維埃政府，何能由你們布置的口氣，

在英國這種危急的時期裏，法國還要承認倫吉耳將軍爲南俄政治領袖，這好像是有意與英政府爲難。果然，工黨合組的執行會議部，在這個時候就提出議案，要求政府立與蘇維哀政府謀和。自從這個要求彼拒絕之後，執行會議部就馬上召集各工團代表聚會於惠司明司特之中央院 Central Hall 磋商對待政府的方法，及討論戰時應取之方針以爲抵制。這樣一來，英國所不能不取的開放政策及謀和手續也就不可一日緩了，

這是一件極有歷史價値的記事，勞動會議裏共有一千零四十四位出席委員代表英國有組織的六百萬工人與政府周旋。今年八月十三，星期五那一天，也是英國勞働運動的一個新紀元。所有執行會議部規定的計劃都已着着見諸實行，紅旗業已深深印入勞働家們的心底—熱誠的贊助，慶賀他們主張得勝的歡呼，聲如雷動，振耳欲聾。這時節工黨的勢力已向四處盡力發展—並於議會中有充分的實力。

勞働會議實較之議院更能代表民意，我們曉得六百萬有組織的工人是不可輕視的，何況他們又有正式的組織，隨時隨事可於政府直接周旋呢！

他們感受國際的親善主義極深，他們的動作也常常奉着他們的主義去進行。於是大不列顚政府對外的侵掠政策，就受了他們的影響。明白了這一點，就知道阻止新戰爭的主動者確是這般有膽量具遠見肯犧牲，實行國際親善的，英國工人啊！

他們對於愛爾蘭問題也是同樣的態度。工團聯合會曾在七月裏聚會於惠司明司特的中央院，討論對愛爾蘭應取的辦法，共提出兩條議案：

（一）假使政府不允撤回駐紮愛爾蘭的軍隊，且拒絕停止

製造用於俄愛兩處的軍用品，我們卽應舉行普遍的罷工運動

（二）休戰的手續應卽從事預備，愛爾蘭議院應有完全制法的權力。

決案如下：

直接行動應留作解決愛爾蘭問題的最後辦法。

這個議案是以二百七十六萬票對一百六十三萬六千票通過，其中有八百人是專行代表那有組織的六百萬工人而出席參與這個會議。

這一次會議也和前次相同。差不多是全因考慮英國勞働運動與愛爾蘭問題的關係而召集的。我們據事實看——這次特別會議實在是愛爾蘭鐵路工人拒絕運輸軍用品的工作之回響——做他們的後盾。就從這次會議之後，英國各勞働團體對於愛爾蘭問題都大變從前漠視的態度。他們已經覺悟這個問題不是皇家武力所可以解決得了的。激烈的分子都主張愛爾蘭有絕對獨力的自由權；保守的分子卻又以為這種自治之權有不利於不列顛帝國——從軍事方面看去，愛爾蘭實為英國諸島之門戶。這一派人大概還沒有忘記戰時德國離間愛爾蘭的故事咧

這次會議裏所組織的委員會特為這問題奉謁首相喬治專行討論愛爾蘭的問題。湯姆生君曾向首相說過——英國工人深信愛爾蘭之不滿意於不列顛政府不外下列兩點（一）不列顛政府否認了昔日愛爾蘭自治的正式宣言（二）不列顛政府待遇一九一四年中愛爾蘭直接鼓動革命領袖之不適當。議院中人向首相商討愛爾蘭問題這是第一次。首相曾向工團聯合會所組織之委員會（出席於議院）說過，愛爾蘭共和國之建設與其絕對的獨立是確定不可能的。最重要的理由不過是要顧全不到顛帝國的勢力。

大概英國保守派人物類如愛德華加生 Edward Garson 公爵，波通姆納 Bottomly 以及其他大人物，總以為愛爾蘭問題的困難，實因有德俄兩國於其間作祟。德國現在雖失其戰鬥力，但仍採陰謀的手段，以言論思想煽惑印度埃及美國及愛爾蘭等國人民，引起擾亂，以為報復。這種論調頗為風行一時，並能使一般普通人民相信及穩健的工黨領袖對於他們宗旨懷疑，於是英國工人對於愛爾蘭問題便稍稍輕視了。但是一波尚未

平靜，一波又洶湧而起：沈默安靜的司各德如今也不伏貼了。最可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司各德勞働運動的擴張有勢，也是爲的愛爾蘭問題啊！

今年七月十一司各德的工團聯合會在割那司高 Glasgow 召集特別會議，共有七十勞働團體的代表出席。討論如何對待政府採用他們的生產力及運輸力去製造及運輸軍用品，以壓制愛爾蘭的自決運動，決案以兩票對一百五十票通過議案如下：

本會有見於愛爾蘭人民羨慕自由之誠意，而政府猶毫無覺悟，仍用高壓手段以抵制愛爾蘭人民要求自由之任何行動，特行召集此次特別會議。議決愛爾蘭問題除與以完全自治之權外，實無他法可以解決此種問題；政府應即向愛爾蘭人民宣布誠意以滿他們爲自由而奮鬥的慾望。故政府目前即應調回鎮守愛爾蘭之軍隊，以維持地方秩序之責任交諸該地人民之代表，並同時付與制法之自由權，如其此種希望難以達到，遇必要時，本會應採聯合制的罷工運動：（一）拒絕製造用於愛爾蘭的軍用品的工作；（二）拒絕運輸用於愛爾蘭戰事用品的工作。總言之，本會極端與要求自由的愛爾蘭人民表充分的同情；反對政府所採用的高壓手段。

這次會議的主席詹姆士瓦割 James alkerw 曾宣言司各德的勞働團體，將爲愛爾蘭的問題作強有力的運動以助其成功。

出席於議院的勞働領袖曾在八月五日爲愛爾蘭的問題與首相喬治作劇烈的辨論，首相的意思是：(1) 以爲愛爾蘭人民的第一項要求是自決。自決的意思就是要採用共和制，所以不能接受這項的要求；(2) 他們第二項的要求是自主權。自主權的意思是要那愛爾蘭的海陸軍隊歸作愛爾蘭議院的權力之下。像這樣的情形都不是不列顛政府所願容納的。

後來在八月十六那一天宣布首相對新芬的三條條件：（一）分別處置歐而司特 Ulster 省六城之待遇；（二）美國式的直接或間接脫離關係概做不到；（三）凡有礙於不列顛帝國戰時治安之條件概不接受。自從這三個條件宣布之後，英國的工人也和愛爾蘭新芬主義的信徒一樣，都知道在這種契約之下，決沒有自決和獨立的希望，於是憎惡政府的反感因之日深，而表同情於愛爾蘭新芬主義的工人便日益加多了！

以英國所採的國際政策來考證便明白英國政府對於英國工人所用的手段也和對愛爾蘭俄羅斯埃及及印度所用的武力主義一樣，都是同等的失敗並且受了極大的損失。何嘗解決了一個問題，祇不過惹出許多問題——就是勉强想用槍刀來僞造和平也做不到啊！不列顛的法律在愛爾蘭已完全失其信用；應納的稅項已不能收集；英國官吏的衙署也是空空無人過問了。愛爾蘭的人民已經覺悟有自治之必要並已實行製造愛爾蘭法律且自行維持地方秩序了。英國的勞働領袖都已明白英國政府在愛爾蘭的管權理已經精神破產了。英國工人對於他們政府所採用的外交方針都極不滿意，這就是將來社會革命發動的諸大原因之一。目前英國勞働運動所亟亟注意的有幾點(一)根據勞働的性質爲國際的運動；(二)然後經營生產及分配的機關以實行其社會化的宗旨。歐納司特伯文 Ernest Bevin 勞働運動中最能幹的領袖之一，曾宣言將來勞工政府成立之後，首應改革的便是煤礦及運輸種種制度；他以爲眞正的政府應有操縱並管理經濟的權力。還有一位佛蘭克荷吉司 Frank Hodges 煤鑛工人中最激烈的領袖之一，也說過

目前的英國煤鑛工人要做一種歷史上所未見的猛烈奮鬥，應即從事組織上的準備，以便應付最近之將來的聯絡及互助的運動。目前英國工人所處的地位及其重要，皆爲英國歷史中所未曾有的，所以他們應作非常的活動以實現他們的主義……

熟悉英國最近勞働運動的人，就知道今日之英國決非去年之英國所可比擬。社會革命之潛伏力日益擴張，必有公然發動之一日。從前英國的勞働運動僅稍含社會主義的，公同主義的，波而雪維克的性質。如今在司各德英格蘭及瓦而司各地的勞働組織，都深染了極濃厚的社會化的色采。煤鑛中的工人，鐵路邊頭的運輸者，誰不是公然主張生產及支配的公共管理，誰不是希望貧乏之得救濟，誰不是願做共產主義的信徒。英國工人近來對於社會學，經濟學，及政治學均有研究，並且極有成效可觀。在現在的勞働運動中已有人主張設法使工人能直接到倫敦大學，納斯金大學去聽講。並想設法要直接管理這種學校機關，以爲工人將來求高深學術之餘地。保守派的分子到了現在也不能不承認「勞働」在英國政治方面工業方面都有了極重大的勢力。未定的將來都操在他們的掌握中。我們無論與英

國工人或農人閒談起來，隨時就可以覺得英國政治的，社會的，工業的，組織都將有極大的變遷。但以英國普通人民常識的程度看來，我們便知道英國將來所要發生嚴重的變化，都不足爲英國前途之慮，並可爲英國社會革命之極大保障。

愛情

法國毛泊桑Maupassant著　惲震譯

我方才從新聞紙上看見一段情愛的慘劇。他把她殺死了，隨手又自殺；所以我曉得他是愛她的。那些什麼『他』和『她』，到底與我甚事？要我替他們這樣擔心。這種事情所以引起我的趣味，並不因爲他能感動我，也不因爲他能驚駭我，更不因爲他能使我思想；却因爲他引我記起一段少年打獵故事，在那故事裏，『愛情』之於我，好似天空中十字架之於耶穌門徒。

我生下來就帶着原始人類的天性和感覺，後來又被文明人的理性和感情陶鎔了一下。我就怪喜歡打獵；那流血的鳥雀，染在他羽毛上的血，染在我手上的血，都能使我的心狂喜得直暈過去。

那一年秋天快完了，天氣突然冷了起來，我被一位表兄弟喚做卡爾的，請去在天明時到草澤中去打野鴨。

我那表兄是個四十來歲的壯夫，紅艷艷的頭髮，黑壓壓的鬍子，一個鄉間的紳士，愛着打扮，天賦着一團和氣，和什麼人都講得來。他住在一所田庄上，位置在大山谷裏，有河流過。樹林密佈山上，從右到左——一座老樹林裏，有幾株極雄偉的樹，法國一部分打獵戶都匯聚在那裏。鷹兒有時也打得到，路過的鳥，都歇息在這樹林裏，不再往人煙稠密處飛，所以那裏竟是個天然藏鳥處。

山谷裏還有幾片草地，溝渠穿過，却又被籬笆隔斷；再過去就是一條可以航行的小河，折出去成一大水澤。這草澤是最好的射獵場；歸我表兄經營管理，好似他的私家花園一樣。蘆葦裏打開一條狹路，好給平底小船在這死水裏慢慢撐過去，擦着兩旁竹葉有聲響，使得那些游魚都來不及的躲在水草底下，還驚起許多野鴨往天空中冲去。

這一泓水我十分的愛他：海雖則偉大不能私佔，我也很喜歡；江河固然壯麗，可惜是要流去的，是要離別的；所以最好是這草

澤了，中藏着無限新奇的水族生命，供我們玩賞。這草澤在地球上自成一個世界，一個完全各別的世界，自有他自己的生命，他世居的人民，他過往的旅客，他的聲音，和他的奧妙。沒有別的東西，比到一個草澤再紛擾些，再容易引起恐怖些。到底是什麽東西在這水面上煽動出這恐怖來？難道是那蘆葦竹葉的虛響聲嗎，是那隱現的鬼火嗎，是那包圍水澤的靜夜沉寂嗎，是那屍衣掛着似的幻霧嗎；也許是那微微的水波響匃聲，異樣的輕細，却比天上下來的大砲還要可怕，—使得這草澤像個睡國，又像個可怕的地面藏着一件危險得不可思議的祕密？

都不是的，另外有一件東西存在着，是比前幾種更深微偉大的奧妙，浮在濃霧裏，也許就是那造化萬物的奧妙！因爲在這不流的泥水裏，在這水氣充滿的地面上，在這太陽的光熱下，難道不是那生命的微生物第一次跳動開眼見光明的發祥地嗎？…

……………

向晚我到了表兄家，那時候正凍得石頭也裂得開。

吃晚飯在一間大餐室裏，那裏碗碟櫃上，牆壁上，天花板上，都布滿着張翅的鳥，什麽鳶啊，鷺鷥啊，鴟梟啊，鷹兒啊，鵰鳥啊，鵲雀啊，鷲鳥啊，有的木柵圍着，有的釘子釘着，—我那表兄披一件貂皮短衫，他自己就像個寒帶裏的怪獸，一面仔細講給我聽，今夜爲什麽這樣陳設。

我們準備早上三點半鐘出發，到那選定的打獵地方，恰好不遲。在那裏已經用冰塊造成一座小屋，好給我們擋禦清早的烈風，—風裏挾着霜屑，吹在皮膚上，好似鋸子和尖刀一般，要把肉割開，又像毒針刺着，鉗子絞着，烈火燒着。

我表兄搓搓手，他道，『我從來沒有看見這樣的大冷天，今天晚上六點鐘，寒暑表一定可以有零點以下十二度。』

晚飯後，我立刻上床去睡，在暖熊熊的爐火光中，我安然睡着。

剛敲三點，他們就來喚醒我。我披着羊皮出來，看見卡爾正裏在熊皮裏面，喝完兩杯沸熱的咖啡，和兩盞最好的香檳酒。我們就此出發，帶了許多護從，和我們自己的獵狗，潑弄其和批亞洛。

出門纔幾步，我覺得凍入骨髓。這一夜好似地球都冷得僵死了。冰凍的空氣橫攔着路，沒有呼吸可以催得動他，他好似一塊不能浮動的東西，把那些樹木虫鳥，咬着，刺着，殺着，一隻隻的小鳥，從樹枝頂墮在硬地上，被霜雪一凍，竟和地上泥土一樣硬。

那下半絃的月亮斜掛着現出慘白的顏色，好似要死在半天的樣子，儘弱得路都不能走，只是靜悄悄的等着，儘被那冷酷的天空欺侮。她放出一種憂煩乾枯的光照着這世界，一無生趣，只是些死氣。

卡爾和我並肩蹣跚着，縮了肩，雙手插在袋裏，鎗拖在手臂下。我們靴子上紮了羊毛包腿，預備冰上走路，可以不滑，又沒有聲響。我看着我們的狗噴出氣來，留在空中，做成一縷縷的白煙。

我們到了草澤的邊界，就一直走進一條竹子夾成的小巷。拂着那長帶似的竹葉子，我們留在身後一陣微微的聲響，我覺得我的心被這草澤怪利害的魔力捉住了。滿地都是死象，蘆葦憔悴得不堪，一一都冷死了。

一轉灣過去，我看見了那早預備好的冰屋。我走進去，看看去野鳥出巢時候，還有一點鐘，我就死命把一塊絨氈揪在身上，得些暖氣，倒在地上，我呆呆地望着那慘淡的月光穿進這半明半暗的冰牆壁。

可是那冰凍草澤的冷氣，牆壁的冷氣，天空間的冷氣，都寒森森地直透心竅，我禁不住咳嗆起來。

我表兄卡爾着了忙道：『我們今天無論打到打不到東西，我總不願你着涼；我們生個火罷。』他就喚那些護從去砍些乾竹來。

屋子中間堆了許多燃料，上面開一個孔，好給煙出來；等到火焰冒上去，那冰做的屋頂牆壁，都慢慢融化，好似石頭在那兒出汗。卡爾還站在屋外，喊我道，『快來看這個！』我走出來隨着他手指看去，只見我們的冰屋，戴了個圓錐頂，像個火做心的大金鋼鑽石，恰從草澤裏升上來。最好看的，是裏面兩隻狗的怪相，正在傍着火跳動取暖。

忽然一陣怪叫，經過我們頭上，四散開去。原來我們的火光已經驚動了那些野鳥。沒有別的東西更能比這個打動我的心些，這是大清早起第一個生命的喊聲，這樣遠，這樣快，窈窈冥冥，穿過這暗沉沉的天地平線上，日光還沒有升起來。在這天明時凍了也似的鐘點裏，我幻想這鳥翅兒帶起來的喊聲，也許就是地球魂靈兒的歎息。

卡爾道，『把火熄了罷。已經天亮了。』

果然天空裏已經轉了魚白色，一隊隊的野鴨，疾飛過去，遮滿

了半天。

暗中忽有光亮一閃；卡爾已經放了鎗，兩隻狗直跳前去。

從這時候起每一分鐘，一會兒他，一會兒我，不停的瞄準着，只要那竹葉上有鳥影兒飛過。批亞洛和潑弄其又氣喘又快活，把一隻隻流血的鳥啣給我們。那些鳥臨死時候，都還把眼睛哀哀的望着我們。

天已經完全亮了，碧澄澄一些雲也沒有，太陽才從山谷底裏升出來。我們正預備收拾囘去，恰好一雙鳥直着頸，張着翅，忽地飛過我們頭上。我把鎗一放。兩隻中一隻骨碌碌從半空裏直落到我脚旁邊。原來是一隻水鴨，仰着雪白的肚皮死了。我頭上還有一隻鳥兒叫喊着。那聲音是一種短促的哀詞，反覆激切，使人聽了心酸。這賸下的小鳥在我們頭頂上盤旋着，看住我手裏拿着他的死伙伴。

卡爾跪着一膝，眼光閃霎，把鎗口去瞄準那鳥，等他近下來再放。他一面說道，『你打死了那雌的，這雄的不會走了。』

果然他不肯飛走，儘着繞了我們打盤旋，哀哀的苦叫。從來沒有一種哭聲，動我的心像這可憐小鳥的悲怨聲音那樣利害。

有時他覺得鎗彈危險，就略爲飛開些；他好似預備着孤孤單單的去度那天空長路。但是一個轉念，又飛囘來看他的伙伴了。

卡爾道，『把那雌的丟在地上，那雄的自然會來。』

他漸漸的飛得相近了，不管什麼危險，只戀着那狂熱的愛情，是一個動物對於另一個被我殺了的動物的愛情。

卡爾把鎗放了：就像有人把掛鳥在半天裏的繩索割斷。我只看見一件黑東西直墮下來：又聽得有一件東西落在竹葉上。批亞洛跑去啣來交給我。

我把他們倆個都丟在一個獵鳥袋裏：……我就在那一天動身向巴黎去。

愁城生活錄（游粵雜記之一）

楊賢江

這篇文章，是記我在廣東肇慶五十日的生活的。我在九月二十晚從上海乘四川輪來粵。廿四晨到香港。住了五天。廿九下午即到肇慶。我這篇文章所以叫作愁城生活錄的，看了下面的記述，自能明白。

我來肇慶是應縣長古公愚先生之請，去任縣立國民師範補習所教務主任的。至於我答應他的原因，可有四端：（一）因古先生熱誠辦學；我感於他的誠心，故特辭南京高師職務而來廣東。（二）因我這幾年來所辦的事，都是同於委辦性質，而且多半是機械的，對於自己的學力和責任心，殊苦沒有切實表顯的機會。我認這回古先生的要求，足以試驗我究有多少學力和多少才幹，所以答應他；（三）因我幾年來蓄心留學，而苦於無錢。這回補習所的薪水較多，自計一年中當可積蓄一點預備出洋；（四）因廣東為我國南方大省，文物習慣，頗與我江浙不同。趁此機會考察一番，自然於閱歷上必能多些長進。我并相信一個人的生活—境地要多些變遷，才可有多些發見。故就很歡喜的答應他。

當我南來的時候，粵東早有戰事。等到香港以後，不多幾天，就有魏李宣布獨立之事。於是廣州形勢驟變。但肇慶此時尚無危險。故我就在廿八一天由港動身往肇。豈知到肇後二日，水陸交通即行斷絕，外面消息非常隔膜。然我還以為不久終可平復，故猶安心任校，做我的事。

補習所原定雙十節開學。故我於十月二日起，就從事編定擔任教科之教授大綱。我所担任的有教育學，心理學，論理學，教育史四門。

補習所的校舍，原係學宮。一經修葺，倒頗適用。好在學生不過卅人，一班教授，故教室宿舍，正不要多。其他圖書室閱報室運動場等亦都設置。雖不能算得完滿，而在肇慶地方終算是惟一無二的了。（肇城找不出一間書店，各學校的設備，非常簡陋。實在講不到文化兩字。比較的還算這個補習所好些。）

我對於這個學校，很有一種希望和樂趣。為什麼呢？（一）因肇慶興學已有二十年，但據去年縣教育會的調查：全縣學校生徒，僅有一千一百餘人。以城區論，學校不過十餘所，學生甚少；而私塾倒有三十餘所，學生且甚多。因知肇慶教育，實在太不發達；並且亟須改良。補習所的設置，一方預備派充各校教員，一方預備派往各區籌辦學校。雖則六個月的期限不長，但為促進教育計，終不失為一種治標的良法。故我個人很願竭我能力，來造就這班師資。因為我相信教育改造的根本問題，須從小學做起。（二）古先生熱誠辦學，實為現代官吏中不可多得。學校內一切

設備佈置，都由他親自規劃，所以極其周到。關於新智識的書籍圖表等，凡我國書坊所有的，都已買來。雜誌有二十餘種。上海日報有三種。大英百科全書一部。最新的英文教育參攷書約二十冊。運動方面如檯球，網球，鞦韆，鐵槓等都有。并有種種花木，足以賞玩。故我住在校內，覺得非常滿意。私想將來開校後，必能發生很好的校風。因為就上述種種的而論，補習所在肇城中可算得最出色的了。（三）個人對於教育的方法：在促進學生對於教育的信仰，做個普及教育的前提；養成讀書研究的習慣，和提倡體育及美感，為發達健全個人的基礎。并想把學校做個共同生活的地方，打破向來師生間隔膜的弊端。還主張意見公開，以期收和衷共濟的效果。所以老實說來：我個人對於這個學校的事業很視為利害切身的事業；且極欣幸自己從此可得一個練習辦事的機會。那裏知道粵桂軍人的擾亂，竟至牽動肇城的安甯。上面種種的希望和計畫，遂終於成為空想。這個不特我所意外，也是古先生所不及料的咧！

肇城中等學校，有省立縣立中學校各一所，甲種農業學校一所，女子師範一所，小學約十餘所。我到肇城時，那些學校受着戰事的影響，老早已停課了。所有校長教員和學生們都跑了個無影無蹤。所有校舍，都變為丘八和嘍囉們的窩。就是我們的補習所，到了十月五日這一天，也有什麼廣西邊防軍來佔據了。我那天正從參觀西門砲台回來，聽了這個消息，神經立刻受着刺激，不快活了好多時。因為這種似人非人的東西，乃是專和文化為仇的，專想從平民身上討些便宜的。他們今日居然與我為鄰，我又無法請他們走開，自然我要感着切膚之痛了。後來實際上我雖未曾受損失，但那些虛驚之苦，已經受得十足了。（以上批評他們的話，不是冤枉他們。看下面記載，自能明白。）

肇城在西江一帶，總算是個重要地方。當初袁世凱稱帝，護法軍起義，曾在這裏設過都司令部。一時「冠蓋雲集」，算是盛會。這次粵桂戰爭，肇慶自然是個必爭之地。所以大些的商家，早已停止營業。平民力能搬移的，早已奔避他處。街上冷清清地很少行人。學界中人，真如「鳳毛麟角」。所看見的，只有些丘八和苦力。丘八是預備來發財的；苦力——多半是女子——在這個亂世，也交個好運。因為丘八的調來調去，和平民要避難的，都靠他們來搬運東西；故生意倒要比平時好。肇城的花捐，聽說每日可收入

七八十元，全城的警察就靠這些來養活的。但那些老姬，（就是妓女）看着風聲不利，也是老早（桃子夭夭）了。可憐官家突然少了一次偷源，恐怕也要怪戰爭的不好麼？到十一月初，幾乎滿城是「莫有怕」的丘八。（莫有怕是廣西人的語音。後來好好的廣西人因爲這三個字而沒命的頗不少，這眞是殃及無辜了。詳細看下文）所以連理髮店都關起門來。要理髮的人少，固然也是一個原因，但他們多半是怕被搶刼。因爲那些丘八爺，原來是土匪的變相，不過向來是私的營業，現在把他「堂而皇之」罷了。

十月二日起，港梧省肇的輪船，一律停開。郵政亦不通。（到十日才恢復）肇城交通從此斷絕。我雖想離開這個危城，實在是無路可走。如在我們江浙一帶，城裏危險，還可到鄉下去躲避。而肇慶距城五六里以外，就不容我們一輩衣冠楚楚的人行動自由。因爲鄉間都是土匪，被他們見着了，就會被他們擄去，叫你的親友來勒贖。既然這樣情形，所以我只有悶居在校裏靜待時局的解決，想想自己專誠從四千里外跑倒這裏來嘗亂世之民的風味，總算冒了個險。但仔細一想，這個還不能叫做「冒險」。因爲冒險是自願的，這個乃是外迫的。「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沒有法子，叫他做「受難」罷了。

但我並不怨自己，也不怨古先生，因爲這所受種種苦處，並非我們自己的緣故，乃是過强的壓迫我們使我們不得抵抗，於是只有暫時抱個「無抵抗主義」。

我個人日常的生活，在這個恐怖時代中，還算有規律。因爲無論怎樣的境地，處得久了，終會慣的。現在且分這五十日爲兩期：九月三十日至十月廿三日爲前期，十月廿四日至十一月十八日爲後期。

在前期中日常生活，甚有規律。每天七時許起身，九時半早餐，下午五時晚餐。所作事可分做文，閱書報，運動，游覽四項。做文除製定教授大綱外，有赴粵雜感一篇，分爲八節：（一）小孩子和我，（二）女子和我，（三）赴粵的動機與用意，（四）由赴粵一事所生的感想，（五）海行雜記，（六）赴粵以前五個月的流浪生活，（七）我的粵人觀，（八）我的自己觀。共有一萬四千餘字。閱書有 The gary schools 英文世界地理，愛的成年，易卜生傳，雜誌有東方雜誌，教育雜誌，中華教育界，民鐸，學藝，新青年

新教育新潮太平洋少年中國少年世界英文雜誌英語週刊婦女雜誌小說月報北京大學月刊科學等。報紙有申報時報時事新報。運動有欖球，網球。游覽的地方，祇到過西門砲台，肇慶公園，（僅開工）縣立苗圃及七星岩等處。肇地風景，聽說以鼎湖山爲最好。但距城有五十里，除非有大隊兵士保護，便不容易輕去。故我終於不能去。其次就算七星岩，離城有五里許。我在重陽這一天去遊。講到風景，並不算好。不及浙江紹興柯巖之奇特。不過全體是岩石，東西分峙，共有七個。遠看呈赭色，頗覺特別。在山頂的石嶙峋有如斧削。我疑從前此地或是大海，山岩被水衝擊泥土盡去，乃有此嵯峨的形狀。下面有一石室倒覆地面。那時水大我等坐小艇從一個洞口進去，裏面便是一地。題詞狠多有「鬼斧神工」「人間北斗」「幻境」「奇觀」「天然宮殿」等。登岸後上面復有就岩石雕成之觀世音。全體潤滑倒很別緻。

學宮本與縣署爲鄰，故往來甚便。古先生常過來同打欖球，網球。夜間則到縣署聽留聲機。

故就表面看，好像並無事故，實則心中何嘗眞能平安。十月九日的日記有言：「日來輪船郵政不通，報紙停寄，省城消息無從深悉。惟聽人傳說：有謂不日可望和平解決者，有謂肇城東境廣利地方軍隊調動者。聞解決之心，則聊以安心；聞調動之信，則不免担憂。但所謂安心者亦不過比較的自己寬慰已耳，其實終在憂慮中也。我不知究竟何日可以撥雲霧而見靑天耶？人生境遇，安危與苦樂俱難自定。多經患難者或可對於自身減輕其留戀之念。至物質之本屬身外者更不足値其顧慮。惟我經世少，尙未能到此境。近來受種種感觸，則亦不免偶作此想耳。」看了這段文，可見當時感受的隱痛了。

十月十日是國慶日。我的日記云：「往年遇國慶日，我必歡喜快活，隨大衆慶賀盛典。而今年獨否。今日非國慶日乎？人皆有懽色而無歡容，有畏心而無快感。何哉？則兩粵方有事於戰爭，而肇慶方爲武夫之占領地也。心境之快苦恆隨外境以轉移。我非至人，又何能外此例。但得平安過去，已算滿足。倘何有於慶？」國慶尙且如此，區區一個補習所的開學禮，更是無從提倡了。但肇城還不過間接受着戰爭的影響，已經現出這樣滲淡的氣色，那麼那些直接受着戰爭影響的其危險程度也可推想而知了。

當交通斷絕的時候，我們只希望早日恢復交通：一則可以曉

得外界情形，再則也可以設法脫離。好了！到十月十五日港梧輪船果然開了，於是我就打算到香港去。後來和古先生商量他想請我趁這個機會到梅縣去講演。我因爲好久沒有事幹，也覺得此心不得着落，倘到梅縣有可以出力的地方，自然願意來幹的。當下就答應他。他爲此特印公函五通寫給梅縣中學，教育會，勸學所，圖書館等各機關，以便接洽。我因以爲從此當有新生活了。當十七這一天下午就先時到埠候船，三時許果然有輪船從西而來，我又以爲從此可得救了。豈知輪船一到，並不停留，一直向東駛去。後知輪船只准裝貨，並不准搭客。而這時想搭船的，總有三四十人，都是眼巴巴的望着船開，恨不得飛過去。可憐亂世之民，連行動都不得自由！那時我神經大受刺激，多少難過！前昨兩日種種的預備，終算白費工夫。種種的想望，也終變爲夢幻。於此可見得戰爭乃與個人自由不相容的。我更因此覺得天地乃依人世之治亂而有大有小。此刻亂世的天地，實在要比平常的小些了。

從此以後，我最感苦痛的就是淸閑的況味。從前怕忙不能看書，今則求忙而不可得。又恐事變發生，不免心驚膽怯。所以這類的閑暇生活，我實怕過。而又無地訴苦。這才叫做說不出的苦咧！

到廿三晚古先生以事走香港。於是我的生活也變。原來補習所與縣署是毗連的，我們的膳食，都由縣署裏送來的。現在古先生既走，我們所裏的人因爲向來關係太密切的緣故，也不能不走。廿四早就到東門天主教立的培志學校商量借住。幸蒙許可，遂卽搬往。於是前期生活告一段落。後期生活以此開始。以後飲食起居，都在培志學校裏。個人生活上的安全比較的可以無慮。最可惜的，我認爲很有希望的國民師範補習所，也就從此變做歷史上的名詞了！

天主教堂裏有三個法國人三個廣東人。法語粵語我都不懂。相見時候只用英語談話。教堂地址靠近東城邊，是從前的道台衙門。除住宅及校舍外，尙有一大片空地。校舍前面爲操場，面積亦大。在此可以散步打球。他們待我們非常殷勤。患難中得此，實在可感激得很。

在這個後期的生活，只有作文，閱書，運動三項。遊覽是不成功了。作文有自學的成功一篇，是介紹我到肇慶後新得的朋友葉菊生君的。他是梅縣人，担任縣署要言旬刊編輯。從小曾受過私

藝教育，不久卽到上海浙江一帶做店夥。暇來自己看書閱報。從此於中文一道。稍有根基民國元年回汕頭任報館編輯。乘機學英文，隨後自己看文法書小說書和報紙雜誌。今年上半年起費半年的功夫，竟譯成杜威的我們如何思想 How we think 一部。我問他自學方法。他說：「我看各種學問，皆有門徑可尋，初不覺其艱苦」。據我觀察所得，他成功的要訣，可用「有恆」「專精」「自信」六個字說明。詳細見我的那篇文章便可明白。（那篇文章登在學生雜誌七卷十二號）閱書有女性論宗教與人生（日文）歐美攷察教育團報告等。此外看些新到的各項雜誌。運動便是每日的早操，散步和打網球。出街的時候，除有時到郵政局取信件外，是沒有的，因爲穿了西服，很容易惹人注意，還是不出去的妥當。

這期內的時局：惠州被粵軍占據，桂軍敗退，隨後岑莫逃走，粵軍入廣州城，桂軍退竄北江與西江。我們住在校裏，有時歡喜，有時憂愁。歡喜的：粵軍得勝，桂軍敗退，時局有解決的希望。憂愁的：肇慶還在桂軍手裏，各地民軍時有攻肇消息；而交通仍是隔絕，無地可逃。我說這句話，並不是怕戰爭。若是眞的戰爭，除流彈外我倒覺得並不可怕，還要自己歡喜得個觀戰的機會。所最可怕的就是兩方軍隊的搶劫殺掠。我於此且舉出幾個例來證明這些丘八爺的可怕。

九月十二日各報載香港路透電略稱：「此間天主教會接惠州報告，惠陽某某兩村被毀，教民被屠。查係馬濟所統之桂軍往立茂（譯音）村。旋執村婦三人，反接其手，强令對兵跪下，欲彈而死。兵士乃登山入教堂，拖華人教員一人而槍斃之。并辱其姪女，在神聖之祭壇，爲野蠻之舉動。……憑高開槍向村民亂擊。下山入空村，縱火燃屋。　被殺教徒二十餘人。……兵士似奉上官命令：遇見良民，不妨槍斃。立茂村被殺者人數最多。附近一二村，兵士皆縱火焚之。并逐出居民而殺之」。

這是一例。桂軍從惠州敗退時，沿途殺戮。連三歲的孩兒，亦所不免。挖取陽囊而去。此事廣東的報紙記載甚詳。這又是一例。他們又沿途搶劫。搶劫所得，勒令平民替他們挑。一直挑到肇慶城。有一個惠州人是天主教徒，到肇慶後卽到我們住的一個天主教堂裏來住，總算還沒有別的危險。他們沿途搶劫的東西，係金銀首飾器皿布帛衣服等，除掉笨重的東西，差不多都有。及到肇

城沿途變賣。我不忍出去看這批狗盜。但一種吵鬧的聲音，却是聽得。我的同居的曾到外面去。聽他說：有許多首飾銀器，還帶有血跡。據一個中國教士言：有個兵士，十個手指，都戴滿戒指。那時來買的人很多，因為價錢實在便宜極了。一頂綠的羅紗蚊帳，只賣二角半小洋。我的一個同居的，因為沒有蚊帳就想去買，我便勸止他。因為我想：買強盜搶劫的東西，不是贊成搶刼，便是漠視被搶刼者的苦痛。這批狗盜並不是人，那有和他做交易之理。但是外面許多人正是買得起勁。我便疑心難道人人都有賊性麼？我幷以為貪圖便宜的心理，實在是作成殘忍暴虐的行為。這樣講來，我們中國人有許多簡直還離開做人一條路很遠咧！

以上都是說桂軍的強盜行為。至於民軍呢，原來是綠林的變相，早已失去做人做兵的資格。不過從前清革命時後來護法時，曾經利用過他們，以壯聲勢。這次討賊自然也少不了他們。所以他們就把私的營業公開起來。他們的行徑，當然不會和向來慣做的兩樣，故發動一次，要索款，拔隊一次，要索款，而勒捐強買，殺人搶物，益發有恃無恐，橫行無忌。我這裏不暇詳細舉例，單舉出兩樁事來證明。(一)陽春縣的民軍起事，把個縣署圍住，署裏的人，自知事以下，有六七十人，統通槍斃。這事我在友人的信裏曉得，是確確實實的。(二)十一月十六早民軍入肇城，(詳細見後)就有擅入民家搶刼器物的行動，做出來。後來出示禁止，才算不再公然發現。所以我說可怕，倒不是杞人憂天的一類過慮。倘使兩方果真開戰，恐怕免不了一場慘劇。雖說教堂住有外國人，或者有點不敢。但照惠州的故事看來，這種偶像已經打破了，安知不會有第二度的舉動。我個人的生命財產雖算不得有大價值。但是以生命論，是人人所寶貴的，不特我一人如此。以財產論，物質方面亦不過值三四百元。而隨帶的書籍，已經跟我多年，若一旦碰着惡作劇，倒真是可惜得很。而這批狗盜，又沒有道理可講，我又沒有實力去和他們抵抗。那麼還有什麼話，老實被他們作弄罷了。這樣看來，讀者終不會怪我神經太敏膽子太小了麼？

所以照上面說的看來，不管什麼救國，什麼護法，名目怎樣好聽，戰來戰去，終是平民吃虧。生命損失，財產損失，試問誰來賠償？說句老實話：這種內訌，不過少數人飯碗問題地盤問題的轉移罷了。平民除掉受苦外，是沒有話好講的。試以肇城一地而論，還

算沒有直接受着戰爭的危險。但據我所見所聞，商家已兩個多月不做生意，學校已兩個多月不上課，補習所終於不能開課，這是社會方面顯而易見的損失。行動不自由，事業不能幹，滿腔只是說不出的苦，這是個人方面的苦。若第就我而論，行動交際不得正當表現，所過的不是全人生活，除去了正當的，添上些不能受的隱痛。所以我那時常想這樣境地，直比監獄還要苦了。因為入獄的人，定了罪名，倒還可以死心塌地的過日。像我們現在常受虛驚，無時不驚心吊膽，豈不比囚犯更苦些麼？所以據我這番的經驗，在現在的中國，無論以何名義發起戰爭，終是靠不住的。因為他的結果只有少數人滿足佔據的衝動，而大多數安分的老百姓便要實實在在受苦受難。

在肇城左邊廣利復遜等地方，在十一月開始的幾天，曾有戰爭。我們住在城裏，常能聽得隆隆的砲聲，日夜不絕。一時肇城忽地嚴防，如臨大敵。入城來的東西大大小小都要被「莫有怕」搜查。我曾親見一個法國教士拿了一只手提皮篋進城，「莫有怕」就把篋內的衣服件件翻過，還要伸手到衣袋裏去摸。我看那個法國教士的容貌，眞是敢怒而不敢言。還看見一個西人兩個西婦剛從香港來，有許多行李，我看他們很不耐煩的等候檢查，非常難過。可見那時連外國人的偶像都打破了。到十一月八日林虎率殘軍入肇城，聽說馬濟亦來。那些殘軍就在這時賣他們的搶刼品，錢多的就逃回廣西去。我那時很怕就有大戰，所以非常的苦悶。十五日下午一時許，聽得半空中轟隆轟隆的聲響。大家都說飛機來了！那天天晴無風，所以飛機在空中飛行，很看得清楚。到了肇城便擲下許多傳單，大意是速桂軍快些退出肇城，不然便要擲炸彈。果然這張傳單萬分靈驗，桂軍就在那天晚上逃走，眞可謂「急急如律令」。十六淸早粵軍就分隊入城。一時劈劈拍拍的爆竹聲，到處皆是。連天主堂裏也買起幾丈的爆竹來，差不多響了十多分鐘才息。

十六以後，可怕的戰爭，是不會發生了。危險時代既然過去，倒也稍覺寬慰。但還是不敢放心。且聽我再說兩樁可怕的事：(一)桂軍逃走時，强逼三個肇人挑行李到廣西去。那三個人不肯。桂軍就用刀劃破他們的胸腹。於是三個肇民就「歸天了」。(二)民軍入城後，曾槍斃六個廣西人。遇着可疑的人，他們就要問。若不會用粵語回答他們，就以為是「莫有怕」，那末可怕的事就來

了。所以十六一天教堂裏一個中國教士關照我們不要出去，免生危險。我不會講粵語，倘若說起官話來，那便糟了。所以我更害怕不敢出去。自然像我們一類人他們或者有所不敢預防終是不可少的。後來聽說一個湖南人竟被視爲廣西老而遭槍斃。所以那時眞是野蠻世界，一旦逢着毒手，卽不被殺，單把你身上所有的統統剝奪了去，也就夠苦了。十七晚上因爲要探聽船期，不能不裝着胆子出去，我索性挺着胸大踏步的走過去，擺出很傲慢的神氣來，這是我應用一種心理，使他們疑心我或者是什麽官長，那就不敢動手了。所以他們聽見我橐橐的鞋聲，也就讓開一條路給我走。我倒反覺得可笑。因爲我的「空城計」發生效力了。

十一月十八晚上我們就得乘輪離肇，五十日的愁城生活，以此告一結束。天地也回復原來的大，人生也回復原來的活動。從苦痛裏得救出來，自然覺得快活非常了。

現在再把愁城生活中的感想歸納的寫將出來，就算終結。

(一)感覺苦痛的：

(甲)行動不自由的苦　原因有二：(一)交通斷絕，(二)鄉間多盜。因此得能行動的範圍，至多以城區爲限。而城區復爲丘八所占領，加以本無風景可看，故實在可自由行動的地方，不過所住的學校罷了。我覺得亂世天地小，實非無因。

(乙)清閑的苦　人生本來是要動的，我又是喜歡動的。但那時閉居城裏，絕無事業可幹，而每日的生活，又和修道院相差無幾。凡目所見，耳所同，心所想，都有一定的範圍和對象，絕少變化。人生在社會上活動的權利，如行動，交際，娛樂等，都被剝奪。雖則仍有飯可吃，有書可看，但因不得發展的機會，終無以滿足情意的欲求。故這樣淸閑的況味，實在不大容易過去。

(丙)無交際的苦。　社會是合兩性的人間而成的。因爲有兩性的共同生活，人生纔覺得有趣。但在那個時候，異性的交際，不必論，是無望的了。就是同性的交際也很有限。況且同在這恐怖的生活，自然更覺乏味。所以這五十天裏頭，實在感着枯寂極了。

(丁)言語不通的苦　粵語和北京語及江浙語全異。我初到廣東自然不能懂得，因此便失了傳達情意的利器。而外界

情形就不免要隔膜些。故我這番很親切的覺得言語不統一的苦，而十分的希望快些普及國語。

(戊)虛驚的苦　這種苦眞叫難過咧！聽見軍隊住校了，軍隊移動了，民軍攻城了，砲聲隆隆了，敗軍歸來了，便不由得不心驚胆怯。大家都是愁顏相向，口裏說不出苦來。這原是天性使然。但我們中國人便常要受這樣的苦，那眞是不幸啊！

(二)可以自慰的

(甲)補習所定有許多雜誌，已在上面說過。故新書報的供給，常常不斷。這是患難中最算滿意亦最能慰情的。上述種種的苦，未始不靠他來減殺些強度。現在囘想起來，還覺得這眞是件難得的事。

(乙)我有一種讀書的習慣和運動的習慣，雖在患難中還是不肯間斷。因爲間斷了，反覺得不快。這大概因爲我的心身，已有這樣需要，和吃飯睡眠同爲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了。

(三)三個親切感着的教訓。

(甲)人生的境遇，是自己不可預料的。正同水面浮萍一樣，有時飄到東，有時飄到西。不過和浮萍不同，而爲人類所特長的，就是對於做人的大道理，可以有把握。也應當有把握。譬如不論立在何種環境之下，不嫖，不賭，不貪，不偷，不諂媚，不行賄，要正直，要奮勉，要自省，要有意識等，這都是一個「人」應具備的品格。簡單說起來，就是要有「操守」。若是沒有「操守」就難當得起一個「頂天立地」的人了。

(乙)我因爲在愁城生活中，人生應得的在社會上活動的權利，如行動交際等，不得享受，精神上便覺得痛苦無比。因此想到人是天生要營社會生活的。倘使一個人離開社會而生活，乃是件不可能的事。除非他有比一般人特異的志趣。

(那時的肇城可說是非社會的 unsocial.)

(丙)我在愁城中過活，有時雖勉强作樂觀，但愁慘的環境終無法使我改變憂鬱的心理。因此覺得一個人的生活和心境，逃不了環境的影響。個人的意志自由，終要受制於天然界人事界的支配的。

(四)兩件覺着缺憾的事

(甲)我對於補習所本抱有無限的希望，兩個多月的預備，也

終算有點積蓄，而今希望已成絕望，預備也歸無用，素願未償，這是心裏最覺得抱恨的事。

(乙)補習所許多新買來的中文書，英文書，和新定的雜誌，報紙，此後恐怕不免要被「不識貨」的人糟蹋完了；我是最愛惜書藉的人，而且有許多書報還是我親手買來的，而今竟不得「善其用」，眞覺得萬分可惜！

九年十二月十三日脫稿於廣州

少年中國學會消息

(一)北京總會三月十三的會議　執行部主任鄧君仲澥，赴保定任省立高師國文教職，是日會議，改推蘇君甲榮任執行部主任。又北京評議部諸君，推左君舜生任評議部通信員。

(二)巴黎會員之星期談話會紀事。

今年暑假滿後，會員李璜自Grenoble，許德珩自Dijon，周太玄自Frankfurt，胡少襄，曾慕韓，李劼人，李悊生自Montargis，均歸巴黎。於是巴黎會員共有九人，卽何魯之，李劼人，李悊生，李璜，胡助，許德珩，曾琦，周太玄，趙世炎是也。就中李璜，許德珩，胡助，周太玄四君，入巴黎大學文科及理科肄業；李璜許德珩兩君係心理學及哲學史，胡助君係微積分，周太玄係動物學與古生物學。何魯之曾琦兩君則入社會學校研究社會學。李悊生君在巴黎大學文科聽講。李劼人君則請私家教授專攻法文。趙世炎則在工廠作工。所有會員自入學後，雖居處相距不遠，而因課忙之故，見面日稀，於是乃由李璜君等提議組織一定期譚話會，俟經衆商議者完全贊成，乃於雙十節爲第一次之聚會。

雙十節夜一時，會員八人，齊集於李劼人何魯之寓所，商議談話會之組織，其結果議定數條如下：

(1.)每星期日夜間舉行一次，自八時起至十時止，以二小時爲限，地址定在李何兩君寓所。

(2.)開會時分談話，報告，討論三種。談話係預定人與題目；報告係報告學會及會員間各新生事項及會員一週內求學之經過及心得；討論係臨時提出關於會務，著稿，讀書及其他會員間各事務。

(3.)每次定主席一人，由會員輪流担任，其順序如下：何魯之，李劼人，李璜，李悊生，周太玄，許德珩，曾琦。

（4.）開會時主席擬定程序，並紀錄談話。

（5）談話稿子得本人許可，得寄歸第一種月刊編輯部，請其酌用。

自十月十七日起，爲第一次談話會，由胡少襄君爲第一次談話，茲將每次談話題目及談話者報告如下

第一次　理化學之革命　胡　助

第二次　古動物學上的物種起原和變遷　周太玄

第三次　英國文學發達之概略　李思純

第四次　法蘭西詩之格律及其解放　李　璜

第五次　旅法華工會之現狀及其將來　李劼人

第六次　理想的城市　何魯之

第七次　社會學的分類　曾　琦

按此項報告由巴黎寄來，報告中所謂今年，係指去年。（編者誌）

（三）南京七月十日大會之籌備　前次評議員惲代英君提議，評議部議決今年七月十日（七月一日本會兩週年紀念）在南京開大會，一面謀會務之整理，一面謀會員之歡聚，現在南京方面會員已正式着手籌備，并發出左列之通告：

今年南京大會你決能來不來？無論你來不來，統請從速示知，以便籌備。來往的旅費膳宿費，均須自備，膳宿費照我們估計，每人每天約須五角。會期七月十日始。南京有北極閣，雞鳴寺，玄武湖，莫愁湖，清涼山，明故宮，明孝陵，雨花台等名勝可以遊覽，有暨南高師金陵等學校可以參觀；現在南京可以做東道主的有方東美李儒勉郘爽秋王克仁劉衡如趙叔愚王德熙陳啓天楊效春諸人，兄還無意來麼？你如有須在大會提議的問題，最好能先示大略，以便轉知各友先行研究。你能自己油印直送各處也好。此致

口口兄　少年中國學會南京分會啓　三，二十七

覆函可寄高等師範楊效春或陳啓天

（四）上海分會之醞釀　三月二十七日早八時，上海會員楊賢江，沈澤民，張聞天，惲震，吳保豐，王崇植，左舜生，齊集南洋公學，同赴龍華觀桃。是日天氣尙冷，但桃花已盛開，由王君引路，選擇桃花最盛的一段，即在樹下細談，所談結果大致如下：

（1.）南京七月十日大會上海會員全體到會。

（2）決定七月十五前後，組織上海分會。

（3）俟惲吳王三君今年暑假在南洋畢業後，卽在寶山路靜安寺路之間找房子一所，實行同居，以後凡本會會員在上海久居者，均可加入此種共同生活。

（4）決定將來各人的圖書，都歸入上海分會圖書閱覽室，并每人酌量經濟能力，按月購入新書。

（5）暫時決不創辦何種新會務，但就現在的會務量力分担，一面力求生活讀書的有秩序。

會員通訊

舜生崇植諸兄：疊奉舜生手書，知諸兄近狀甚悉。弟在此間，與光祈夢九白華同共朝夕。光祈除通信外，與夢九日習德文。白華與弟，已進大學。白華所選者，爲哲學，心理學，生物學。弟所選者，爲數學，物理學，旁及哲學，生物學。誠知天資魯純，少年失學，精邃如數學，嚴確如物理，絕非材所能勝。徒以國外學生，習哲學，社會學者多，攻科學者少，卽其有之，亦不過取其應用，而無關於思想，深恐科學思想，科學方法之說，雖風靡一世，而實能應用，眞能了解者，倘難其選。故不避艱險，欲一嘗試，其苟有所得，將來取國人浮泛之腦筋，空疎之思想，能絲毫有所更易之，固甚幸也。卽其不能，而毫無所獲，吾求眞之誠，爲已盡，亦可以告無愧於同人，視彼趨時與浮說者，當有間矣。幾日前，曾寄愚生兄月刊稿子一篇，題爲『空間時間今昔的比較觀』稿中所言者，僅相對論之一部。相對論共分兩部，其一部曰特殊的相對論，稿中所敍說者此也。其一部曰普遍的相對論，其言空時爲相對，尤迥異常想，徒以事務倥偬，未遑纂述，有暇終當勉成之。空時概念，自奈端以來，凡經三變。安斯坦以前，空時概念，皆能獨立存在。自特殊相對論出，則空時非相依不立，舍空不能言時，舍時亦不能言空。自普遍相對論出，則空時相依，亦不能存立，凡言空時，必同時言物，易言之，必空、時、物、三者相依，乃能存在也。安斯坦以前，空時之性，不以地位，方向，速度，而變其値，如一尺之長，在地固爲一尺，在日亦爲一尺，如一鐘之久，向東固爲一鐘，向西亦爲一鐘，對於速度大小亦然，所謂空時絕對說也。自特殊相對論出，空時之性，出必隨速度而變，其速度大者，則其變亦大，其速度小者，則其變亦小，此其可驚，已出常想，然而其性之變，倘與方向地位無關也。及普遍相對論出，空

時之性，乃完全相對，方向地位苟變，長短久暫，亦必隨之而變，且所用幾何，舊幾何固不足用，即新幾何，亦不足用，以空間既成曲形，各地必有其相當之幾何，而後物理定律，乃能簡單明瞭也。此理甚明，未知國內同人對此新學說，亦有興趣否？

到德以來，學行毫無所進，惟朝夕與光祈夢九同處，除學問外，尤諄諄以言行相規，在外無他得，惟此堪可告慰。諸兄學行近來如何？望常通信，不勝盼望，耑此并問

聞天澤民惲震諸兄近好。

惲震兄因不知其號，故徑書其名，吾輩惟知率眞，想不以此見罪也。

弟時珍九月二十二日書寄自福蘭克府

時珍光祈夢九白華 四兄同鑒：久未與你們寫信，心裏每天都記罣着。推來推去，到今天夜裏，覺着實在不能推了；只好破廢兩點鐘的工夫，索與較詳的與你們四位寫這封：

我自從兩月以前，因為要進學堂了，便忙着預備。但以我的想像，還以為開課以後，有了頭緒，必定可餘出些空閒時候。那知大謬不然。我是這月初三繳的費。（學費記名圖館及驗室費一季共只八十七佛郎）第 天進的學堂。我起初定的課單是數學化學古生物學動物學四種。（但我體的實和指定的科目是動物學）化學數學都各上一點鐘，隨後上了B，物學的講堂，便將我駭倒了。於是立刻取消化學數學古生物學也不敢去上了。我現在每星期不過三點鐘的課，與半天的實驗，但一週的時光，遂將他弄不淸楚；做不完全。我現在已經每日作工達到十三小時了，我的日程與課表如下：

早七時起，操啞鈴二十分鐘，盥洗一刻鐘，便開始治事。八時至十時讀法文文學選品，溫文法或譯書。十時往大學校圖書館，看動物學或比較解剖學書。至十二時歸，在路上便將菜買好，歸家做飯。十二時至一時，做飯與洗碗吃飯在內。一時至二時，午覺與看報。二時至圖書館，看動物學比較解剖學書，至六時歸，途中亦買菜。（都是熟鋪子）六時至七時，纂通信社稿。七時正，幼椿至，共同做飯。至八時畢，同赴圖書館，看古生物學及地質學書。十時，圖書館關門，與幼椿出，隨行隨談今日看書心得。十時一刻歸家，去領換鞋，正式作工，即通信社，月刊稿，華工雜誌稿，或通信等等。至十二時半上床，在被中則看巴黎大學動物學教授吳塞 Houssoy 先生所著的自然與自然科學一書。Nature et Sciences Naturelles 這是一部極有名的著

作，我預備第二天早晨翻譯；故第一天夜裏先看一下。或是看生物之世界， Atravers le monde vivant 這是法國近代有名的動物學家伯利耶 Edmond Perrier 先生著的，我所說要譯的便是這本書。但現在我將他放在自然與自然科學之後了。這是我的日程，睡眠時間雖略少，但我有午覺調劑。並且很吃得，因爲體操的結果筋肉很緊勁，精神自然是很好。

下面是功課表

星期一　下午二時半　動物學 Conference

星期三　上午九時　動物學 Cours　下午三時　動物學 Conference

星期四　上午八時至十二時　動物實驗

（功課表與日程的關係自然是功課表減日程）

上面動物學，何以分那樣三種呢？因爲是性質和教授法都不同。若不以爲麻煩，請看我下面的解釋。

第一種是公開的課，名叫 Cours Public 任隨甚麽人都可以去聽。講書的便是本科的教授。所講的是自然科學總論，結論，研究的方法，與哲學的關係，各學派的批評，書籍與著述

的指導，或選與他一點鐘所指出應該覆看或預備的書。動輒便是十餘種或至數十種。（但每種多指出只看某章某節）所以每每一點鐘的課，一星期都弄不完。

第二種是專預備本科正式學生聽的，名叫 Conference 講書的人是講師，位次略低於教授。所講是動物學的本論，極其精深詳密之能事。所講都是自己觀察實驗得來的，爲坊間圖書專著中所未詳載者。所以聽講的人至少要能寫口述，否則無從補齊。我起初甚苦，現時漸漸可以勝任了。這種講堂人數較少，極爲幽靜，（公開課每每數百人，重足而立）置配亦很完備，有電影，有顯微鏡，有標本，有最精緻的大掛圖。（此種圖畫亦爲坊間書籍中所無，未上課時卽宜先往將其一一畫下）這種課，事前事後都要有很繁重嚴密的預備。比公開的課，更不能躲懶。

第三種是實驗。也是專爲的是正式本科生。是親自到實驗室裏去，由講師述說理論，由實驗室長指導方法，還有實驗室助手隨時幫助。我詳細描寫我第一次入巴黎大學動物學實驗室的情形如下：

這是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第一夜我心裏便記罣着這件事。第二天清晨沒到七時便起了身。在八時前十分便匆匆的到了大學。到了實驗室的門外，我心裏一怔，側耳細聽，裏面沒有聲音。只得輕輕推門進去。剛進門，便遇見一位着白布長衫(工衣)的老先生，叫我往東去。我經過兩箇兩旁陳列五光十色的標本實驗品的夾道，才望見實驗室。室中已經有男女同學十多人先在。十分之九都穿着白色或米黃色的工衣；在那裏屏息敬候着。我躡手躡脚的去選了箇靠後靠邊的坐位坐下。然後細看這實驗室的設備。實驗室是在最高的一層樓上。因爲要十足的光線，室的兩面都未用磚泥的牆壁與方欞的窗牖；只是兩塊大玻璃，頂天立地的嵌着。所以室內光線極好。每人一個位子：有長棹一箇，大椅一張，綠罩的棹上電燈一盞，自來水管一具，汚水溜盆溜筩各一具，玻璃盤一箇，內有針數十件，直徑一尺的大玻璃盆一箇，盆底有盈寸的細黑粘土作底，白手巾一張，白繪圖畫紙二張。這是每人的設備。此外還有工具，人各一付，（但均係自備，最精良者，計大小剖刀三種，大小剪刀二種，大小鉗鋏二種，大小直針二種，大小曲針二種，及常用放大鏡一付。）先到的同學些也同我一樣，沒有門徑。大家都捧着玻璃盆，怔怔的望着粘土。到八時，同學巳陸續來了共六七十人，於是實驗室長便進來，原來便是我剛遇見的老先生，他向着衆人說：『不能隨意坐，要編定位次。』於是他提一箇口袋，叫同學都依次去摸，我也跟着向前摸出來一箇象棋子似的號數珠子，上面寫的是第十七號。於是我便尋着依次坐下，講師也進來了。手捧一箇大簿，教同學都去塡寫號數，姓名，籍貫。然後才由實驗室長登台說明實驗室裏一切普通的規則習慣。次由講師上台出題。這第一次是解剖螺螄；尋出他的消化機關和生殖機關。由講師在黑板上用五色粉筆，畫出這兩種官能的詳圖，並說明下手的方法，又講明螺螄在介殼動物裏的地位和他的消化生殖兩種官能的特質。然後才由實驗室長捧一大玻璃盆，裏面都是些螺螄，走過大家的面前，叫都在裏面各取其一。然後他也拿了一箇，向着衆人說如何下剪刀，將外殼剪碎，如何將螺螄剖開，如何用針定在玻璃盆裏的粘土上，如何剔開薄膜，如

何漂以清水消化器官在那一方，生殖器官與神經系脈管內臟如何的交錯，剔取時應當如何注意，手怎樣拿刀，怎樣下剪。說完以後，叫大家下手，於是實驗室裏的響聲齊起，可憐的螺螄，一齊都脫離了他們的殼。實驗室助手，到衆人面前，將所有的碎殼取去，講師和實驗室長，便輪流在衆面前監視，逐處的指點。我手拿着刀剪幾番的躊躕，都被他們解說指敎，於是才得將題中的東西取出。講師看見大家都成功了，於是又發命令，叫衆人將取出來的機體在繪圖紙上盡力所能至的繪兩箇詳圖，作一箇簡明的圖解。並將解剖的成績，好好的放在那圖的一傍，比對着候他來一箇一箇的改正。我到繪圖的時候，已經十一點半。等到十二點，恰好完工。於是將圖和屍體擺在棹上，便收拾畫包出去了。這實驗室雖是每星期半天，但在每日上午九至十二下午二至六時都可以去覆習。有實驗室長在那裏指導。但到星期四便換題目了。我這一天從實驗室裏出來，我心裏說不出有一種味道。我看着天地，髣髴都變了顏色。這是我第一次知道快樂是甚麽東西。我對於自然，髣髴去了一層濃霧。我覺得今日才眞正與學問的對相接觸。從此以後，我每夜雖在十二點鐘以後，還睡在床上看自然與自然科學了。

除實驗室的生涯以外，便唯一的是圖書館的生涯了。巴黎一到十月，樹葉盡落，大學開學以後，寒氣便布滿了各處。在家裏坐着，不燒火不能做事；燒火炭又很貴。日光儘管發紅，但射着人一些兒不生溫煖。到了這箇時候，惟有往圖書館裏去。況且還有敎授指的那許多的書，除了圖書館裏，誰也沒有那樣的財力能買在家裏。所以我們（幼椿）每天有十分之八的時間在圖書館裏。我又忍不住要向你們說圖書館的光景：

巴黎大學，法醫工藥各科另有圖書館，文科理科是共在一箇圖書館。這箇圖書館中共有文理科書籍六十七萬部。惟有文理本科正式學生可以去看。每天開放的時候，上午十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六時，夜裏八時至十時。入門須驗學生證。在內看書至多可取上五部。並可借出有十五天的限期。裏面除管理辦事人外，還有一箇高坐在上的顧問員。一切設置很完備。棹子寬而矮，椅子大而軟；脚下踏的是汽罏，兩人公用一棹上的綠罩電燈。典籍雖多，編製甚簡明，手

續極簡單，普通在一兩分鐘內，便可取書到手。這是一件最滿人意的事。裏面看書的學生，都是埋着頭用着最高的速率唯有一片春蠶食葉聲。（十分之一人在抄寫因爲他們每看一本書都有摘錄和提要）要與他人說話，惟有交頭接耳，所以在裏面看書絕無絲毫的攪擾。

除了這兩種以外，我在家中便脚踏枕頭，腿圍氈子，慶着寒氣作筆墨的工作了。

我最近很覺得歐洲人最可欽佩的，不在他的成功與結果，在他有一副完全的腦筋。他們分析眞能分析，綜合也眞能綜合。中國靑年聰明似乎都有一副綜合的腦筋，但因缺少了分析的腦筋，這綜合的腦筋終沒用處，即有也不過空想與妄誕罷了。最近我同我的同學些在一處作工，眞叫我受了很多的敎訓。還有一件事便是中國人的求學似乎都是另有用意，據我所知，便很不少。這種先懷成見的求學，至多不過『適可而止』，要想他眞正的一往直前，是辦不到的。我看見現在一船一船的回去，與一船一船來的，我都很想到這一點。我又常常懷疑中國那樣多的科學留學生，怎麽在中國還見不着科學的眞面目？

我又覺得現在眞不容易看見一箇眞願求學的人，尤以在有志趣的靑年中爲甚。因此我想到這志趣究竟拿來幹甚麼的，我有時想着很多的話，我不禁肉麻，因爲眼見得這種話都是空花。

我在德國的時候，看見你們還沒有立起求學的秩序，現在上了課了，想必也同我一樣得出些新境界來。我常接着你們的信。也可以看出很多變遷的痕跡，不過也常發見上面我舉出的些問題。我覺得光祈與夢九還得從實際生活與理想的中間切實的想出一條路來；又覺着這條路又似乎不是從『想』字裏面出來。我想你們兩位或者已有這種感覺。還有那鮮美勃發的花是需要相當的日光與水分，你們的花都不錯，都很好，但不知爲他預備的養料如何？

時珍前回的功課表，我已看見，不知你近來有無更改？但是要據幼椿少襄和我的經驗看來，你不覺得多了點麽？至於前回我們在你客廳裏面分別時候的些話些，你是常常想着麽？時珍你的問題方面又不同，××只盼望你對於細小的觀念些，能與你的學問一樣的步驟。

白華的書多，我是知道的，不知倘爲書多所困否？我在德時曾看見你的極繁複方面極多的功課表，不知現在已實行否？實行後不感困難否？我希望你年假中抽空給我幾箇字，年假來巴黎之約，想不能實踐的了。

話還很多，苦於時間沒有了，這封信以後，恐怕要年假中我們才紙上見面了。敬問

你們的好。

弟玄敬啓

附錄

本會會員最近通訊地址調查表

本會會員住址，時有變動，致通信等事，常感不便。現擬每三個月調查一次，列入本月刊附錄。以後諸君如有遷移，請隨時向本月刊編輯處通知。

周太玄　Mr. Chow Woo 62 Rue Gay Lussac Paris France

李璜　由周太玄君轉

曾琦　同上

李劼人　同上

李思純　同上

何魯之　同上

胡助　同上

許德珩　同上

張申府　同上

趙世炎　同上

王光祈　Herrn Wang Kwangchi, 15 am Wassertum, Preungesheim, Frankfurt a. m. Dentschland.

魏時珍　由王光祈君轉

宗白華　同上

張夢九　同上

孫少荊　同上

雷國能　611 University st, Wooster, Chio, U. S. A.

黃仲蘇　Mr. C. S. Hwang, 1306 W. University Ave. Urbana Ill. U. S. A.

謝循初　由黃仲蘇君轉

周炳琳　Mr. P. L. Chow 5/5 w. 124 st New york city N. Y. U. S. A.

康白情　Mr. Kang Peh-Ching 2227 Dana st. Berkely. Calf. U. S. A.

袁同禮　Mr. T. L. Yuan 714 Livingston Hall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N. Y. U. S. A.

徐彥之　Mr. Y. C. Hsü, c/o Mr. S. Fu, 46 Sisters Avenue Lavender Hill, London S. W. 11. England

陳寶鍔　由徐彥之君轉

田　漢　日本東京府下戶塚町字諏訪八十二號月印精舍

張滌非　由田漢君轉

李祚利　同上

鄭伯奇　日本京都吉田第三高等

沈懋德　由鄭伯奇君轉

芮學曾　由田漢君轉

周佛海　日本鹿兒島長田町一一四城山草堂

涂開輿　Mr. Kai yu Too Chinese High school Singapore

梁　空　由涂開輿君轉

朱鏡宙　新加坡新國民日報轉

李大釗　北京大學圖書館

孟壽椿　北京漢花園一號

蘇甲榮　北京後門內松公府夾道七號

黃日葵　北京後門內松公府夾道三號

鄧　康　北京景山東街西胡同一號楊杞人君轉

劉仁靜　北京大學第一寄宿舍

易家鉞　北京西城宗帽二條胡同三號

章　志　北京後門內松公府夾道七號

陳道衡　北京匯文學校

陳　政　北京大學第一院

沈君怡　北京西長安街一〇一號

高尚德　北京漢花園一號

張聞天　上海南成都路新樂里一百七十七號

沈澤民　同上

姓名	通信處
楊賢江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輯所
左舜生	上海靜安寺路中華書局編輯所
王崇植	上海徐家匯交通部工業專門學校
惲　震	同上
吳保豐	同上
方　珣	南京鼓樓金陵大學
趙崇鼎	同上
劉國鈞	同上
李貴誠	同上
王克仁	南京北極閣高等師範
邰爽秋	同上
陳啓天	同上
楊效春	同上
王德熙	同上
陳　淯	四川重慶商業場西三街新蜀報社
穆世清	同上
段子燮	成都高等師範
周光煦	成都老玉沙街二十八號
彭　舉	成都文廟街聯合縣立中學校
李　珩	成都支機石街八號
楊子培	由陳愨生君轉
劉正江	由陳愨生君轉
阮　眞	安徽合肥第二中學
蔣錫昌	同上
惲代英	安徽宣城第四師範
毛澤東	湖南長沙第一師範
張明綱	同上
湯騰漢	天津北洋大學
葛　澧	天津京奉鐵路管理局通譯課
余家菊	河南開封第一師範
雷寶華	奉天遼陽弓長嶺鐵鑛工廠
趙世炯	西安東倉門觀音寺巷鄭固路線工程處

少年中國第二卷第十期

民國十年四月十五日發行

編輯者　少年中國學會

發行者　少年中國學會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亞東圖書館

英文通信處如下：

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
L 84-85 Canton Road,
Shanghai, China.

定價		郵費		
		國內	國外	
每月一册	一角二分	二分	日本	其他
全年十二册	一元二角	二角	與國內同	每册六分

(如遇特刊號價須另加)

少 年 中 國 學 會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本學會的宗旨:

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

Our Association dedicates itself to Social Servi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order to realize our ideal of Creating a Young China.

本學會的信條:

(1)奮鬥 (2)實踐 (3)堅忍 (4)儉樸,

